

XXX



蘇聯外交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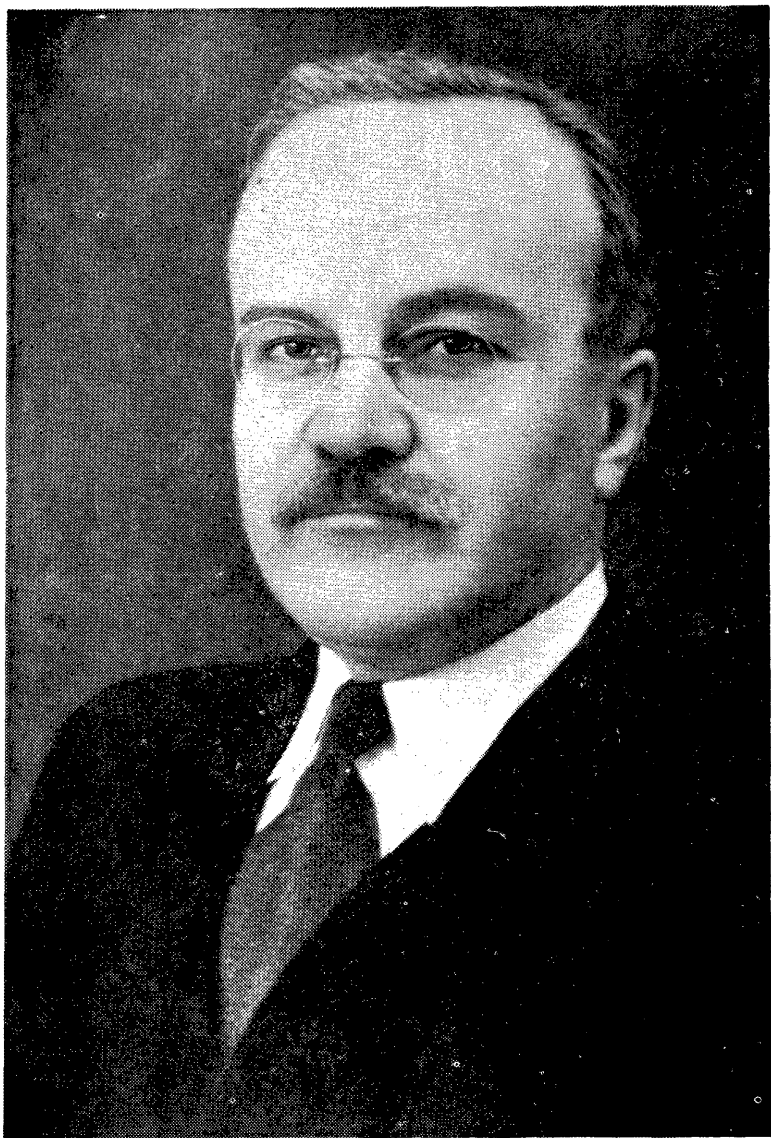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0559B

蘇
聯
外
交
政
策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南京





蘇 聯 外 交 部 部 長
莫 洛 托 夫

目 錄

蘇聯與國際合作·····	一
蘇聯奉行和平與國際合作政策·····	二一
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友誼，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三〇
三十年來的蘇聯外交政策·····	六九
蘇聯對外交政策的民主原則·····	九四

蘇聯與國際合作

莫洛托夫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的演詞——

在對祕書長所作報告進行一般討論時，我們得有機會就某一國家的個別利益問題以及國際合作的一般問題，表示意見。這種意見的交換對於在聯合國建立相互的諒解應有助益。同時爲了改進聯合國組織及其重要機構如安全理事會，社會經濟理事會等的工作，這也是必要的。聯合國機構還不過剛開始活動。它的工作不免具有顯著的缺點，因爲它是剛開始在應用的原則，並且在和過去時期的情形極不相同的條件之下着手行事。但是就爲了這個理由，聯合國國家不能忽視這些現有的缺點而應一開始就去揭發這些缺點，並且採取種種措置去阻止它們在將來重新再出現。

當然，這一點對於安全理事會最有關係，因爲這一個機構必須每天去處理有關維護普遍和平的重要問題，其間各種見解和利益以及各國間之不時發生的衝突。

一、初期的缺點

就以西班牙問題和伊朗問題爲例。安全理事會和以前的聯合國大會除了普通的宣言之外，未能對佛朗哥採取任何行動。聯合國祕書長很準確的指出這是絕對不夠的。在另一方面，

與佛朗哥斷絕外交關係的建議，並未被接受，因此發動這種論調的若干大國，對於未能積極處置歐洲法西斯主義危險溫床一點，應負道德上的責任。至於伊朗問題，是為根據條約留駐在該國的若干蘇聯軍隊究應留駐若干時期的限期問題而引起的。而且在這些部隊已完全撤離伊朗領土，蘇伊兩國政府共同要求將此項問題自議程上取去時，安全理事會還是拒絕如此做法，而採取一種絕對無理而對蘇聯顯然抱有惡意的態度。

安全理事會這樣做法，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結果不能不動搖其威信。

現在再論世界職工聯合會。假如聯合國和這個在最近幾年成立而在許多國家中擁有數千萬會員的國際職工會機構建立友好關係，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此點對於社會經濟理事會尤其需要，因為如果它不能依賴這種大眾民主組織如世界職工聯合會的支持那是無法保證其成功的。

但是實際上局勢根本不是如此的。世界職工聯合會直到現在還沒有被邀請來參加每天社會經濟理事會的工作。甚至這樣也是不夠的——假如邀請世界職工聯合會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猶如邀請某一國際汽車業俱樂部或者全國乾菓零售協會那樣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是否對的呢？現在對於這些不合乎民主最基本原則的情形，不是也應該有所糾正的時候了嗎？或者，諸位，可以考慮成立國際託管制度的情形。可能有人認為某些人有意地在阻礙託管理事會的形成。但是一年多不了還不能成立託管理事會，俾使英、法、比、澳、紐西蘭和南非聯邦

委任統治各領土上人民生活比較容易，並且能依照自治與獨立的方向發展，這難道不是打擊了我們聯合國機構的威信。

實際的事實是怎樣的呢？希望掌握巴勒斯坦，坦噶尼喀，多哥與新幾內亞等各地委任統治權的各國，在這方面一步也沒有做過，而祇發表了些不能令人滿意的計劃和不切實際的宣言。南非聯邦的政府非但不預備使西南非洲有自治政府或獨立的措施，甚至還要求將這個領土准許它，加以歸併，這顯然任何人都知道是絕對違反聯合國憲章的。

在這裏我也希望提一提印度。雖然印度是聯合國會員之一，根據憲章，他當然是與英國有同等主權的，但是各位在這裏，在聯合國大會中不是還聽到他的呼籲支持和援助的請求嗎？我們是不能充耳不聞的，現在是承認印度的公正要求的時候了。

再舉另一個例子來說。同樣荷蘭也應該承認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公正的要求。現在我不欲談到希臘。但是我們對於希臘法西斯份子，在英國佔領軍的保護之下猖獗到如此程度的事實不能漠然不問。

兩個月以前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了下面的建議：「聯合國的會員國應該在兩星期中向安全理事會報告：一、各聯合國留駐在其他聯合國國家（前敵國領土除外）的軍隊，駐在何地，兵力多少；二、在上述各地，何處有海空軍根據地，屬於聯合國會員國的其他國家的武裝力量的守衛力如何；三、上述兩點是指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時的情形。」

安全理事會應該有這樣的情報似乎是完全明白的，就是不掛聯合國在國外的與非敵國領土上的駐軍，並特別爲它們設立了估領機構，現在引起了各國與世界輿論的嚴重的不安。

諸位，請注意這件事所引起的是怎樣一個局面！

依照憲章第四十三條，軍事參謀委員會已經在研究各聯合國委託安全理事會處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軍力問題了，因此安全理事會當然要有一個實際局勢的觀念，那就是目前各聯合國在國外的軍力是在那裏和有多少。請各聯合國提出報告。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蘇聯是準備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的報告的，而其他任何聯合國會員國似乎沒有理由拒絕這樣做。

真的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的報告呢？爲什麼我們要把這方面實際的情形穩藏起來，不讓其他聯合國知道？安全理事會爲了實施憲章中所記載的決定向各聯合國政府要求這種報告，他們到底爲什麼怕於提出呢？

蘇聯政府却認爲沒有理由對其他聯合國隱藏這方面實際的情形，而阻礙安全理事會執行其任務。

不幸蘇聯的建議並未爲安全理事會所接受，因爲有英美以及某些其他國家的代表反對，這個重要的問題在安全理事會中黏住了。但是蘇聯政府深信我們可以克復障礙而在這方面得到協議的。全體大會對於這個問題必須表示其有力的見解。

我所提到的西班牙問題，對世界職工聯合會的關係問題，託管問題及其他到現在為止所討論過的問題等都說明聯合國機構及各機關工作上嚴重的缺點。這種例子，很可以多舉幾倍以上，但是特別必須指出的是安全理事會有人錯誤地想要將安全理事會工作的缺點轉移到關於使用所謂「否決權」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叫囂，顯然想使我們忽視聯合國機構活動最重大的缺點，而將過失放在別人的身上。但是我們希望把這種情形隨便放鬆。

二、國際政策中兩個方向的鬥爭

聯合國大會的召集目的在無論如何不忽略當前國際關係發展上主要的路線。

首先我們應該對於國際合作目前發展的方向問題發生興趣。新國際機構是爲了各國的和平與安全成立的，它對於國際合作是否有所貢獻呢？我們是不是走着準確的道路——這是主要的問題。

聯合國機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還在燃燒的時候成立的。它是由美、英、蘇領導的反希特勒集團所組成，這幾個國家在戰時曾負反抗共同敵人的重任，並渴望成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來維護戰後的和平與安全。同時，我們承認必須注意到以前的嚴重教訓，尤其是全世界所共知的國際聯盟無能和崩潰的事實，俾不致重演國際的弱點和錯誤而建立一個沒有國聯那種重要缺點的機構。

國際的基本原則，就是各會員國在通過決議時必須出於一致，此點使國聯不能發揮效能，因為國聯中對於某一問題有關係的會員國可以出而阻撓或者完全破壞初期的決議。國聯對於採取行動反抗侵略國家證明無能，因為侵略國家總可以在國聯會員國中找到一個懲重犯罪者的。

聯合國憲章對於通過決議採取了一種新程序。現在已經決定大會在作重要決定時是以三分之二多數取決的。至為對保障和平及反抗侵略者負有主要責任的安全理事會，在決定問題時不惟需要十一個會員國中不下七個會員國贊成的多數，同時還需美、英、蘇、法、中五大國的意見一致，因為她們的一致態度是聯合國全體利益的一種保證。

大國必須一致的原則並非偶然決定而是經過詳細和長久的討論之後才決定的，承認此原則表示聯合國爭取大國團結一致的願望，俾對抗可能發生的新侵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國缺乏這種一致行動以維護和平與安全的理想，這是人類最大的不幸。如果可以這樣說美國當時是站在主要道路的旁邊的。

對於蘇聯——國聯主要國家採取一種短視和完全反動的政策。

戰爭的嚴重試驗使西方各大國相信她們應在戰爭期間對共同敵人採取一致行動並承認有建立一新國際機構的需要，以解決戰後各項問題。這個國際機構必須恪守大國團結的進步原則，即戰時所形成的原則，將一切民主國家結合在一起。因此大國態度一致以維護和平安

全的原則是有深遠的根蒂的，這個原則是爲希望對愛好和平大小各國利益給予更可靠保障的聯合國家所承認的。

最近發生了一種廣泛的運動，企圖不承認這個原則，想盡每一種方法對這個原則予以各種錯誤的解釋，同時大國必須團結一致的問題正用各種方法來消除，並不斷地以安全理事會中通過決議的所謂否決權使用方法的局部的問題來暗中替換。

反對否決權，換言之即反對五大國阻止安理會通過某一國家自維護和平與國際安全的立場認爲不可取的決議的權利。其用意究屬何在？放棄大國一致原則的結果將如何是不難想像的。現在沒有人會建議回返到業已破產的國際聯盟去而採取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的辦法了。所以放棄這種原則的目的，無非想迫使我們接受一種程序，就是決議由大部分通過。這種建議在全體大會中已經提出過，甚至有人以爲國際機構用這種方法來表決是最民主的。好像宏都拉斯在國際機構中的發言權和美國相等，海地發言權和代表十六個共和國的蘇聯相等才合乎民主原則而應爲大衆承認似的。

不值得浪費語言去討論這種「民主」似乎是很明白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忽視在反對「否決權」旗幟之下所進行的那種活動。假如我們認爲這種運動是偶然的與微小的事件，那是極端的短視。同時假如我們忽視這個運動顯具反蘇性質，那也太天真。我們中間沒有人是天生盲目的，而會不看到放肆的反動份子已在貪圖

私利。

關於「不決議」的爭論以及目前一切討論均指出我們必須坦白討論一切矛盾以及當前國際生命中的一切主要傾向。

在聯合國機構中現有兩種基本傾向正在鬥爭以謀決定其活動的基本方向。其中一種依靠聯合國機構的基本原理並且尊重那些置於它的基礎上的原則。另一種傾向則想動搖聯合國機構所依據的基礎。並為別一個方向的代表掃清道路。後一勢力目前正在使用一切方法舉行正面和側面的攻擊。

聯合國的誕生尚活現在我們的記憶中。這個機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充滿民主合作的精神。大家也知道美國在這方面曾盡了何等樣重要的任務。

聯合國機構的成立，是要造成大小國家的國際合作，儘可能去滿足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一開始時就很明顯，就是要達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大國的協調行動。當時猶如現在一樣，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各國不論其社會政治制度如何不同。必須在和平與安全的名義之下聯合一致。

戰爭已經特別清楚地顯示社會制度絕對不同的國家。具有極重要的共同利益。這種共同利益惟有靠聯合努力和在不干涉他國內政條件之下始能予以保障。這點為美國以及英國和蘇聯所承認。猶如大家所知道的，這些國家和他們的盟國協力作戰以及互相協助的結果，產生

了極大的效果。而保證了盟國方面戰事的勝利結果。

猶如以前一般，蘇聯仍忠於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則，並準備不遺餘力在這方面爭取成功。所以蘇聯堅決尊重聯合國機構。並且認為必須忠實及澈底恪守其憲章。當然這種國際合作的真正成功。惟有其他國家也以行爲表示其願意走上此一道路的情形下，始屬可能。

承認這種國際合作的原則，具有深刻意義，因爲它表示一種堅決的意志去爭取普遍和平以及各國與各社會制度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和平競爭。

在蘇聯方面講，我國人民毫無動搖也毫無疑議地認爲國際間的和平與和平競賽全與我國的利益相符，其中且包含可以更進一步發展大小國間友好合作與互相協助的可能性。

我們不懷疑這種國際合作的發展路線，亦符合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它可能不符合於惟有對本國內部力量缺乏信心，不信國際合作與競爭的和平方法而抱有征服，控制與剝削其他民族企圖的政府的計劃。

猶如大家所知道的，歷史的教訓並不是常常這樣符合國家的真正利益去學習的。我們不能相信帝國主義德國的崩潰和帝國主義日本的破產能使這輩貪得無厭的帝國主義者充份明白他們爭取制霸世界政策的冒險和危險性，而制霸世界的企圖，正是帝國主義的精髓。以戰後若干坦白的聲明觀之，我們就在新的戰後的條件下也必須計劃到若干國家內可能加強侵略的帝國主義人物的影響，他們爲了達到制霸世界的目的，會冒險從事輕率的侵略和最不顧一切

的戰爭冒險的。這輩帝國主義者中的一個預言家，就是邱吉爾。他在英國和美國都有其同情者。

當然國際合作的正常原則並不符合這輩人的計劃，他們所相信的，就是極端壓迫和橫暴的方法。他們有一種另外的，自身本質上毫無希望的反動路線。我們必須承認這輩人企圖制霸世界的路線是和國際合作和各種社會制度和和平競爭的路線完全相反。我們同時必須估計一點，就是對於這種帝國主義和極反動路線的附和者，看到蘇聯是他們實行擴張計劃的最大障礙。而在他們無能為力的憤怒之中，準備放出一切的魔犬。

所以，我們必須估計到國際關係發展中有兩種相反的傾向。所以我們不難想像主張加強國際正常合作跟這種合作和競爭形式的各方面的發展的路綫是和聯合國機構內大國一致原則完全相符的，而在另一方面保持這一原則的神聖不可侵犯並不符合爭取制霸世界的路綫，與此路綫關聯的是擴張與侵略的企望。我們可以說這兩種路綫的衝突和鬥爭目前還在初步階段，但是就是這樣也已經開始使聯合國國家機構發生裂痕了。

諸位試設想假如取消所謂「否決權」的運動獲得成功，那麼其政治後果將如何？

很顯然的大國一致原則的放棄事實上此點包括在取消「否決權」的建議之內，將實際上清算聯合國機構，因為這個原則乃是聯合國機構的柱石。可能參加這個喧嚷的運動的並不個個都完全明瞭其中的含意。但是既然大國一致的原則是聯合國機構的基礎，那麼這個原則的

取消結果將使聯合國機構崩潰。

但是事情並不就此完了。這種運動的成功，也就是說由最強國爲首的一個國家集團對其他少數國家爲爭取統治的政治方向的勝利，結果那些國家將要變成少數了。代替聯合國機構民主原則精神的國際合作的方向，勝利將屬於集體的或即是那些認爲強國一致的原則已經困難的國家所要求的新的世界的統治的方向了。目前關於所謂「否決權」的爭論和鬥爭，表示兩個主要的政治主張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其之一就是保衛我們大家承認的大小各國國際合作原則的主張，另一個就是某些有力團體放手攫取世界統治的努力。對於這個問題，中立者的地位是曖昧的，不適當的。盟國向帝國主義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作戰，目的是要從法西斯統治世界的要求者手中將各民族解放出來。我們這樣作戰並不是爲了請另一個國家或若干國家來取而代。我們的人民流了無價的鮮血並不是替新的統治世界的要求者開路，這是目前每個人應該記住的。如果領導着對法西斯侵略者作戰的各強國團結一致，依靠着其他各民族的支持，不使本身分離，它們就可以在制止貪婪的慾望方面有更大的成就。相反地，新的統治世界的要求者，在沒有斷氣之前，還可以有機會進行各色各樣的冒險。

我們知道強國壓迫其他國家的方法有許多，大家都知道現在有許多海軍分遣隊與友好的空軍分遣隊在以前沒有出現過的那些海上和那些地方全面出現，這是被認爲使外交談判上能得更大的成就所必需的。我們大家也知道金元與金鎊並不老是守在家中的，特別是需要恢復

「金元外交」的時候，甚至爲了確保「金元民主」而需要尊嚴。

現在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甚至又在著作「原子外交」了，每一個人都知道爲了箝制其他國家，特別是小國，這些變來變去的方法時時出現。但是有些人以及有勢力的團體對於這些還是不滿足，所以如果除去一切的障礙，肅清聯合國機構大國一致的原則——這樣就可以使這些人與這些團體活動的路上完全平坦了，他們是決不允許各國對他們的命令，對他們的錢囊有一點不服從的地方的。

抵制這種統治世界的思想與貪婪的慾望是聯合國機構的最重要的任務。惟有在事實上證明它有能力在這個方向行動時，聯合國才能答覆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的問題。

三、原子彈與國際合作

這裏我們必須來談談在目前某些人士的政治計劃中是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原子彈的問題。

不久之前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明白地表示了蘇聯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他特別強調原子彈「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因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原子彈是全然是不够的。」他講到和平的威脅時又說：「當然獨佔地支配原子彈的祕密是形成一種威脅。」但是，「抵制原子彈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獨佔地支配原子彈不能很久的；二、應用原子彈將被禁止的。」這種有力的

聲明傳遍了全世界，得到了千百萬人民內心的同情，必須加以充分重視的。

大家都知道關於應用原子能有兩種不同的計劃，一方面是美國的計劃，另一方面是蘇聯的計劃。

美國的計劃——所謂巴魯區計劃——不幸是有點自我性質的，這是由於確保美國獨佔原子彈的慾望。同時它要求及早成立各國生產原子能的監督，使這個監督表面是國際化的而實際上是以一種朦朧的形式在這方面保障美國的獨佔。這種草案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完全是基於一國利益的狹仄的概念上以及對於各國平等及其合法利益的難以容忍的拒絕。

此外這個計劃還有某些幻想，甚至關於原子的事情我們也不能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獨佔。科學與科學家是不能放在保險箱內或者用鎖鎖起來的。現在應該是澄清這些幻想的時候了。希望原子彈能在戰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是一種樣幻想，每個人都知道原子彈會投在長崎與廣島。這些日本城市的居民經受了原子彈的殘殺。但是原子彈並未會對軍隊應用過。而這個並非是偶然的。然而如果目前已有計劃用原子彈來大規模地對付城市中心和平的居民，猶如某些報紙所喋喋不休的樣子，那末我們更不可再有實行這種殘酷的計劃引起國際效果的幻想了。這個將引起各國公正人士必然的憤怒，而認為原子彈能在未來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思想，將要引起一些政治的後果，這些政治的後果首先要使這種計劃的作者們異常失望。最後我們不應該忘記對着某一團體的原子彈可能有其他團體的原子彈或其他東西，這也可以使某

些自滿而淺薄的人士目前的估計的破產更爲明顯。在嚴重事件中的幻想往往是危險的，這是巴魯區自己和他的助手，一定也得承認的。

這些都證明真理是不在美國的計劃方面。即使我們不談這個計劃的實現是違反聯合國一致通過的決議的。

要實行這個計劃就得破壞聯合國的憲章——廢棄決定原子彈問題的安全理事會中強國一致的原則。某些人士叫囂着「否決權」，其目的不是爲了使崇拜原子彈者能自由行動嗎？一切都證明巴魯區的計劃，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不能滿足聯合國的利益。

對於原子彈另外還有一個計劃，那就是蘇聯所建議的。

這個計劃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則上的。我們蘇聯人並不使自己未來的計劃基於原子彈的應用，諸君也必須回憶一下大會自己也會表示原子武器是不應該用在國家的軍備中的。所以沒有理由可以延宕不讓蘇聯所建議的國際禁止製造和應用原子武器的提案通過。祇有通過了這樣一個決議之後，我們才能建立自由和有效地討論控制各國原子能問題的有利條件。

還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各國已曾同意在戰事中禁用毒氣，細菌與其他非人道的武器。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再要禁止在戰事中應用原子彈或其他大規模屠殺人類的武器，因爲當慘禍首先降落在兒童、婦女、病人與老弱者身上的時候，即是大規模殘殺一般城市的居民與和平的人民。昨日的反抗侵略者以及真正反對侵略者戰士們必須把禁止使用原子彈作爲神聖的責

任，並努力使原子能單獨用在和平方面。祇有在和平方面利用原子能才被人類公認為合理的事情。愛好自由各國的榮譽和信念要求禁止原子彈的使用，因為聯合各國決不能担負用原子彈作集體屠殺人類或用原子能危害人類的計劃的責任。

由於問題的新奇，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是在這點上我們也必須避免分為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好戰的原子狂，另一方面是要使原子能單獨用在和平方面的倡導者。所以我們應該認為對於此一問題的交換意見，結果將在聯合國中，包括美國在內，造成共同的意見。

不然人民將如何想法？又如何去答覆他們所疑惑不解的問題呢？

日前你們能在紐約報紙上讀到巴魯區的演說，對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曾相當坦白地表示其意見。十月十二日他在紐約大學演講時說，「在戰爭的野蠻時期內和平似乎是美麗的，但是當戰爭過去之後，它差不多是可憎的了」，巴魯區在演說中極力表示他的愛好「自由」。但是他關於自由的概念與普遍人民的自由，富足與穩固和平的真正的概念是離得很遠的。他希望所有的人們都能滿足於祇有幸運兒才能在和平繁榮時期和在戰爭的騷亂時期享受生活樂趣的自由，他的觀念跟那些每天彎着背在田裏工作的或者用自己的手與自己的血來保衛自由與他們國家的將來的人們距離得太遠了。否則甚至在他們的階級中的活動份子也應當同意，在這個時代所謂「普通人民」所最關心的是他們的政府與政治領袖必須以保障各國和平與安

全爲其主要的任務。因爲經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種種的苦難，安全與長久的和平已經成爲全世界普通人民，男人與女人，內心最迫切的希望了。

然而他們的與原子彈有關的目的遠大的計劃或許就是由他的「當戰爭過去之後，和平差不多是可憎的」哲學中引導出來的。假如堅持這種惡劣的哲學，那麼不用說就會作出下列必然的政治結論，就是軍事預算膨脹，增加兵員並設法在武裝競賽中超出別國，包括原子彈在內。這種好戰的哲學祇能表現於準備新的侵略，而侵略會爲聯合國所一致反對的。

這種「和平差不多是可憎的」哲學的可惡性質是不難辨別的。它一方面反映一個國家自身對於和平方面更求進步的極端缺乏信心以及對於自身力量在國家與社會制度和和平競爭下的某種悲觀態度。另一方面這種哲學極顯著的特點，就是急於要擴張以及完全制霸世界。

我們不能相信大多數美國人崇拜這種哲學，我們相信美國人民猶如其他一切愛好和平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歲月中獲得種種戰功之後，最希望的是和平必須儘量持久以及國際安全成爲聯合各國政府的主要關切。蘇聯和美國普通人民這種情緒互相結合並和一切聯合國國家相結合。

蘇聯在上次戰爭中曾經歷可恨敵人佔有其領土的相當部份。在許多年中，我國人民不能忘却這種偉大的犧牲及其被毀的城村，目下我們正竭盡所能加以恢復。這些工作和其他許多工作已經包括在我們的新斯大林五年計劃中，而於今年我們已經開始進行此項計劃。我們深

信在不久將來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和文化機關，城市與鄉村將從戰爭的破壞中完成恢復而再度繁榮，同時亦可向其他國家人民表示獲得解放的人民，及其建立的勞動者的國家的力量 and 偉大可能性。

我國人民對於和平進步並不懷疑，亦無因經濟政治不穩定而發生的動搖猶如若干國家中所發生的，因為我們堅定地站在蘇聯所獲得的地位上，深信蘇聯人民日益增強的力量。

我國人民極希望參加國家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爭，因為這樣各國人民不惟可以表現其內在的可能性並可形成更密切更深刻的相互合作。

我國人民祈求持久和平，相信惟有和平才能在未來許多年中保證經濟幸福和真正繁榮以及普通人民和全人類的自由生活。

傳染帝國主義制霸世界夢想的大國以及其他國家中此種有勢力的團體的渴求對於蘇聯是陌生的。蘇聯認為真正愛好和平的國家為最好的朋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和平與進步能鞏固國際合作。

今天此間報紙上發表斯大林答覆國際關係上最重要的問題。在這些答覆中你們可以看到蘇聯根據國際合作原則鞏固友誼的遠見和不可動搖的意志。

四、關於減縮軍備的建議

現在我還得概括出若干結論和提出具體建議。聯合國機構的創立，是具有極大歷史重要性的。保證正曠指導它的工作是更其重要的任務。爲達到此一目的，各國間必須增強對於此機構的原則的尊重。同時也必須拒斥對這種原則的攻擊和破壞，然後它工作中的目前的缺點才可以克服。然後聯合國機構才能順利地應付它的主要任務，即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在公正民主基礎上發展國際的合作。

我們反抗共同敵人的鬥爭結果獲得輝煌勝利。昨日主張制霸世界的，今已被推翻。並且這些國家的命運對於放肆的憧憬着重新從事擴張與制霸世界者應爲一種嚴重的警告。盟國已解除德國和日本的武裝，並且可以使她們繼續解除武裝至頗爲長久的時期。

我們知道我們人民身體所受的創傷何等深重，其中許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負擔的責任何等繁雜。假如各國政府不能竭盡所能去減輕這種負擔和聽取國家合法的要求，就是重大的失職。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具有每一種可能性去限制軍備並且限制軍事費用，但是目前却在並無充份理由的情形之下繼續增加軍費。

聯合國憲章授權全體大會考慮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原則，包括解除軍備和調節軍備的原則在內（憲章第十一條），爲確定安全理事會的功能和權力起見，憲章確定它有草擬調節軍備計劃的責任，藉使世界上人力與經濟資源中之最少數量用於軍備而促進國際和平安全的全的建立與維持（憲章第二十六條）。此外在憲章第四十七條中又規定成立參謀委員會並確

定其效能和任務，指出安全理事會應以調節軍備以及可能解除軍備爲目的。

我們應該承認爲實施此等工作而採取確切決定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目下主要的侵略國家已被解除武裝並已採取確定步驟限制其它前敵國的軍備之後，現在該是實行普遍軍縮的時候了。此一方法的實行同時將加強一種信心，即聯合國中的確是充滿爭取堅固和平的願望的。

最後，減縮軍備對於主張擴張而且對於侵略者的可恥崩潰未獲充分教訓者，可以給予一個應得的打擊。另一方面，我們不應忘記，如有某些國家口頭雖大講和平政策，而事實並不縮減軍備，反而在質與量方面從事增加，那麼各國人民就有權利懷疑其愛好和平宣言的誠意了。

遵照聯合國憲章第十一條，蘇聯代表團動議，請大會考慮下列建議：

(一) 爲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並遵照聯合國機構的目的和原則，大會認爲必須實行普遍減縮軍備。

(二) 實施減縮軍備的決議，應包括禁止生產與使用原子能於軍事目的而作爲其首要任務。

(三) 大會向安全理事會建議保證實施上述一二兩節中所規定之任務。

(四) 大會號召各國政府在此一重要工作方面給予安全理事會盡量的援助，實現此種工

作即符合建立持久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利益，並符合各國人民減輕以異常巨大的軍備費用所造成的重大經濟負擔的利益，這種費用和戰後和平情形不相適合。

普遍減縮軍備與禁止原子能使用於軍事方面決議的通過，將真能滿足我們各民族的和平意願並有利於國際合作的發展。

最後，讓他表示一種信心，即蘇聯代表團此一建議將獲得一切聯合國國家的支持。

蘇聯奉行和平與國際合作政策

莫洛托夫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慶祝會上的報告——

蘇聯從存在的第一天起，領導爭取和平，在國際關係上佔了特殊的地位。十月革命把吾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扭奪出來，宣佈和平，並無條件地放棄帝俄以及二月革命之後所創立的假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雖然如此，但在許多年中，吾國人民還不能回到和平的勞動上去。

爲要窒息十月革命，並使從俄國逃走出去的地主和資本家們重握政權——協約國組織了反對我們國家的許多次軍事干涉。這些罪行的責任，落在英法帝國主義者們，他們美日的同盟者以及他們當時的附庸之身上。此種被邱吉爾，克里孟梭，以及其他反動派的反蘇獸性仇恨所灌注的——對革命的俄羅斯人民的強盜政策，可恥地破產了。蘇維埃人民堅守了自己的獨立，達到了休養生息，並走上了勝利的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之道路。

你們知道就在這之後，反對吾國的好謀詭計也並沒有停止。西方及東方帝國主義者們，爲要挫折吾國的和平建設，無所不爲。

事情甚至弄到這個田地，英法兩國與法西斯義大利聯合起來並跟希特勒德國簽定了可恥的慕尼黑協定，藉以加快推動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向蘇聯進攻，可是，英法帝國主義者們失算

了，他們自己投入自己所佈的羅網中去，而斯大林英明的和平政策卓越地保證了對蘇戰爭的新拖延。（鼓掌）。

當希特勒德國終於向蘇聯進攻的時候，我們敵人的希望又告復活了。

如所週知，在這之後不久，倫敦的報紙上出現了關於英國大臣穆爾——布拉巴莊檢討一九四一年夏季蘇德戰場形勢的報導，這位大臣不客氣的表示出一種願望，要使蘇聯和德國的軍隊彼此打得精疲力竭，同時英國則加強自己的實力，並成爲稱霸的強國。也可以找到比穆爾——布拉巴莊不甘落後的美國活動家。一九四一年六月，『紐約時報』曾披露了美國最著名的活動家之一的這種聲明：「如果我們看到德國要贏，那末我們就應當幫助俄國，如果俄國要贏，那末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這樣就讓它們廝殺得儘可能地多些。」

可是，在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蘇聯，英國和美國曾經順利地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一切民主國家共同的敵人。

只當戰爭一告結束，蘇聯就轉向新的斯大林的五年計劃而工作。同時我們目前也必需制定今後好幾次五年計劃的計劃。如所週知，斯大林同志如下地規定了這些新任務：

「至於說到更長期的計劃，那麼黨是有意組織國民經濟之新而有力的高漲，後者將給予我們提高我們工業水準之可能，例如比戰前水準多三倍。我們應當達到使吾國工業每年能够生產五千萬噸生鐵，六千萬噸鋼，五萬萬噸煤炭，六千萬噸石油。」

這一點就是指明蘇聯對鞏固的持久的和平是多麼關切。一切和平的忠實友人——而他們在任何一國的人民中都佔着大多數——都能信賴蘇聯將澈底地維護普遍和平的利益。（連續的鼓掌）。

與此種和平政策相符合，蘇聯將堅持國際合作全面的發展。在與著名的美國人史達森談話中，斯大林同志深刻地解釋了我們的對外政策：

「它們——蘇聯與美國彼此當然能夠合作。當說到它們合作的時候，它們之間的差別，沒有重大的意義。在德國和美國的經濟體系是相同的——可是他們之間發生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經濟體系是不同的，然而它們彼此並沒有攻打，而且在戰時合作了。如果兩個不同的體系在戰時能夠合作，那末爲什麼它們在平時不能合作呢？如果有合作的願望，那末在不同經濟體系下的合作完全可能，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沒有合作的願望，那末甚至於就在相同的經濟體系下，這些國家和人們也能够互相攻打起來。」

蘇聯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變地奉行和平的國際政策。蘇聯與表示合作願望的一切國家之關係就是如此。現在有另一種基於完全不同原則的政策與斯大林同志所解釋的政策相反對。這裏首先要說到的是美國以及大不列顛的對外政策。

在美國存在着今後某一時期內全國經濟發展綱領，這是可能的。可是在報章上任何地方關於這一點都沒有報導，雖然那裏很常舉行記者招待會。

另一方面，或與「杜魯門主義」或與「馬歇爾計劃」相關聯的各種美國方案之週圍，却傳出許多的叫囂。讀了關於「援歐」，「援華」等等的美國這些計劃之後，可以想像美國的內部問題早已解決，而目前的事情祇是美國在別的國家中整頓一番，把自己的政策以及它中意的政府人選向這些人發號令。實際上，事情並不如此。如果在美國的執政階層方面，內政特別是與將臨的經濟恐慌相聯，沒有引起巨大的不安，那麼也就不會有這樣多的美國擴張的經濟方案，這些方案本身是以美帝國主義之侵略的軍事政治計劃為依據的。

現在已毋庸掩飾，美國——往往與大不列顛一起——在地球的各部份上佈置新而又新的海軍根據地和空軍根據地，為着此種目的——甚至於使許多特別是隣近蘇聯領土的國家來適應它。現在有誰不怨美帝國主義在這一方面的壓迫。如果歐洲，亞洲和美洲若干大國的政府對這還守口如瓶，那末可以看到若干小國已經開始簡直不能忍受了。例如丹麥，無論如何還不能達到它自己對格陵蘭的國家主權之恢復。戰爭結束之後，美國人不願意從那裏退出來。埃及合法地要求英國軍隊從它自己的領土上撤退出去，但英國拒絕這樣做，而美國對這些事情也支持英帝國主義者。可是，顯然的，世界各部份軍事根據地之設立，本來不是為着防禦的目的，而是作為侵略的準備。同樣顯然的，如果到現在還保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創立的英美聯合參謀部，那麼這樣做，不是由於愛好和平的心境，而乃為着新侵略可能性之恫嚇。如果美國人民都知道這一切，那是很好，可是在所謂「西方的」新聞自由條件下——一切

報章和廣播電台殆都掌握在侵略性的少數資本家以及他們僱傭的奴僕手裏，人民難以明白真相。

衆所週知，在美國的擴張派之間，散佈着一種新的獨具一格的宗教：對自己內在力量沒有信心的情境下——信仰原子彈的祕密——雖然此種祕密早已不存在了。（連續的鼓掌）。對原子彈的此種信仰，對帝國主義者們雖然需要，如所週知，它不是防衛的手段，而乃是進攻的武器。美國和大不列顛阻撓聯合國組織通過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最終決定，使許多人憤懣。在這一年內，英國的學者們，已兩度對這提過抗議，兩度公佈了它自己相當的聲明，他們在那裏對英國在這件事上時時附和美國表示不滿。而這完全可以了解的。因為美國和英國的人民，對禁止原子武器以及普遍裁減膨脹軍備的關切，並不亞於他國的人民。在此種情形下，應當了解：拒絕禁止原子武器將使帝國主義者蒙羞！將使一切公正的人士各民族再起來反對他們。

或者拿戰犯的問題來說。不顧美國以其他擴張派方面來的一切抗議，聯合國大會——雖然是在尖聲叫囂的情況下——通過了譴責新戰爭宣傳之決議。同時此種譴責指明了必須更加強化反對戰販以及反對他們的庇護人之鬥爭，後者執行資本家——億萬富翁上層份子侵略成性和唯利是圖的意志，而不顧到自己人民的利益。如所週知，在介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美國的工業增長起來了，雖然它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兩度跌進一九一三年的水

準之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份內，美國的工業却迅速地膨脹起來，並開始對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利潤和國家的收入，現時美國的國家獨佔資本主義動用並利用這到處施行自己的壓力——在歐洲和中國，在希臘和土耳其，在南美和中東。利用戰時景氣的愛好者，自然數不在少。但這與人民的利益有何相干？不言而喻的，人民的利益，是與新世界戰爭販子的利益根本不同的。

一切這些事實證明美帝國主義利用若干國家的戰後困難，在美國貿然領導的幌子之下，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意志，並鋪好美國走向世界霸權的道路。這絕對沒有理由認為預期避免正在增長的內部困難，避免深刻的經濟恐慌之降臨，以及美國愈益加強分裂為兩個主要集團：一個是目前在台前叫囂的帝國主義集團，一個是將來屬於他們的民主集團之可能。帝國主義者們的貪婪，是無止境的，為要達到他們私利之目的，他們準備把自己本國的民主權利，以及其他國家的權利和主權踏在鐵蹄之下。曾經蹂躪民主力量並渴望走向世界霸權的法西斯德國崩潰的教訓，如此看到，對目前那樣盲目地急於奪取世界霸權的那些人並非無益的。

目前美國以及大不列顛的執政階層領導一種國際集團，其目的是在鞏固資本主義並達到這些國家對其他民族的統治。在許多歐洲國家著名的社會黨領袖積極參加之下，這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上領導帝國主義的和反民主的力量。

與上述這些政策相反，蘇聯的政策是基於尊重大小國家主權的原則，基於不干涉其他國

家內政之原則。作爲實例，拿德國問題來說吧。

如果在戰後時期，美國和英國會支持過比方說雅爾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民主原則，後者使偉大盟國反對希特勒德國以及清算法西斯主義殘餘成爲可能，並產生了效果，那末蘇聯，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合作，在目前也將提供良好的成果。但美國和英國背棄了這些民主的原則，並破壞了共同通過的決議，對好像德國民主化以及解除軍國主義以及支付因德國佔領而受害各國之賠款那些基本問題的態度，也可以這樣說。戰後英美政策實行的結果，德國的英美佔領區已被合併爲共同管理的雙佔領區之領土，在報章上獲得「雙佔領區」的名稱。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在那裏片面地施行英美的政策，而不依繫於四個佔領強國都有代表參加的管制委員會。我們在德國的代表們目前實際上只有事於蘇維埃的佔領區。就這在德國人民中，也不能不引起不安的情況，業已造成，因爲英美政策的結果，存在着「雙佔領區」以及其他佔領區，但沒有作爲統一的德意志看待的德國。蘇聯認爲必須實行雅爾達及波茨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議決，後者預定把德國作爲統一的民主國家復興起來。在這種情形下，蘇聯完全了解「雙佔領區」這不是德國，但德國人民則願有自己國家生存的權利，不言而喻的，這個國家應當是民主的，而不應當造成對其他愛好和平國家的新侵略威脅。目前存在着英美的一種計劃——它用若干小惠來慰藉德國英美佔領區的人民，在這裏憑藉不久以前還是希特勒支柱的德國資本家，並在他們幫助之下利用包括魯爾工業區在內的「雙佔領區」，作

爲反對英美稱霸歐洲的計劃不表示奴顏婢膝的那些國家之威脅。但關於德國的這些冒險計劃，不會導向任何良好的結局，而且不言而喻的，它將被民主的歐洲所推翻。

在德國問題的實例上，我們可一看到目前英美的原則與蘇聯的原則分歧得多末遠，因爲今天英美的原則，被公開的帝國主義所灌注，而蘇聯則堅決地站在民主的立場上。

蘇聯以及其他民主國家根據民主原則主張和平與國際合作。在當前的條件下，這需要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反帝力量與民主陣營之沆瀣一氣，以便造成反對業已積極化起來的帝國主義及其新侵略政策之不可逾越的藩籬。

民主力量的團結，以及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軍事冒險的新計劃之勇敢鬥爭，把各民族結合爲雄偉的軍隊，而否定人民民主權利，蹂躪民族主權，把自己的計劃建立在威脅和冒險上的帝國主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帝國主義者們行列中的不安與惶恐正在增長着。因爲大家都看到帝國主義腳底的基地動搖着，而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則逐日增長和鞏固起來。

帝國主義的政策能够給予人民什麼呢？只有壓迫的加強，可恨的法西斯殘餘的復活，以及帝國主義的新冒險。應當使人民睜開眼睛看到這一點，並團結一切民主和反帝的力量，藉以破壞帝國主義方面來的經濟上奴化民族的任何計劃，以及任何新的冒險。蘇聯的歷史經驗證明了偉大的列寧關於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的人民之不可戰勝的言詞之公正：

「任何時候都不能戰勝這樣的人民，那裏它自己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都明白了，感覺到

，而且看見到他們守衛着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勞動者的政權，守衛着這樣的事業，其勝利足以保證他們以及他們的兒女享受文化的各種福利，人類勞動的一切創造。」

在我們的時代，任務是在於聯合各民族的一切反帝和民主力量變成一個由切身利益之一致所團結起來的雄偉陣營——反對帝國主義和反民主陣營，及其奴化各民族與新冒險的政策。

對這件事情的驚惶失措，同時指明在我們時代帝國主義的新冒險，是把資本主義的命運來作危險的兒戲。若干部長和參議員們可能連這一點也不明白。但如呆反帝和民主的陣營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並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它將迫使帝國主義者們成爲較理智些，並且較爲鎮靜而自持。（鼓掌）。應當想到，資本主義對加速自己的崩潰並不關切呀。（笑聲，鼓掌）。

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友誼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維辛斯基

——一九四七年在九月十八日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演說辭——

自從第一屆大會以來，已經過去了一年。現在必須回顧一下在這期間所經歷的道路，分析一下聯合國機構在這期間所完成的工作，歸結一下某些結論，並且略說一下可能的前途。每一個代表團，每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必須不偏不倚地，而且自覺到它在這種事情上的責任，來克盡這個義務，這需要澈底的光明，公平，並且至高尊重無上的真理。

回顧過去，蘇聯代表團不得不指出：在檢討中的這一時期間，聯合國機構的工作標誌出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必須堅決而且一貫地揭露出來而且指明出來。這些缺點，主要地在於捨棄奠定這個機構之基礎的最重要的原則，而且在若干情形中，甚至在於直接違背大會若干重要的決議。這些缺點，大部份起因於像美國和英國這些聯合國中有勢力的會員國，竭力想為它們狹隘的集團利益來利用這個機構，而將基於憲章所規定之原則的國際合作的利益置之不顧。

若干國家為它們自私而偏狹的利益來利用這個機構的政策，致使這個機構威信喪失，猶如悲慘記憶中的國際聯盟的情形一樣。另一方面，聯合國中對於它的威信有着不利影響的令

人不滿的事態，乃是這一事實的結果，即：上述的國家忽視這個機構，並且企圖在聯合國機構之外而且在它之上採取若干實際的行動。我們必須注意：聯合國機構，由於這種與憲章原則，與聯合國家在組織這個機構時所規定的方針與目標毫不相容的政策的结果，所面臨的危險。

在聯合國機構活動的最重要的缺點中，我們必須首先指出：在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關於普遍裁減軍備之決議方面，工作之令人不滿的進展。去年大會所一致通過的普遍裁減軍備的決議，符合那些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依然肩負着戰爭費用以及因爲不斷增加軍備而造成之無限苦痛的負擔的人民大眾的重大的利益。大會關於普遍裁減軍備的決議，同是也是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對於建立持久和平及國際要安全之願望和要求的表現，乃是迫於他們所經歷的痛苦以及他們所作的犧牲而提出的要求的表現。正是因爲這個緣故，全世界的人民才非常滿意地接受這個決議，並且希望它能迅速而且全部地予以實現。

然而，這個希望却沒有實現。正當安全理事會和一般軍備委員會企圖規劃實際的步驟，以實現大會關於普遍限制及裁減軍備之決議的時候，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却提出了裁減軍備的條件，這種條件勢必破壞上述大會決議的實現。一般軍備委員會中英美代表團的一切活動證明：美國和英國拒絕裁減他們的軍備，拒絕解除武裝，攔阻解除武裝，這引起了愛好和平國家的驚愕。貝文在南港所作的聲明，大意說他不願幫助裁減軍備，這對於實現大會裁

減軍備的決議之令人不滿情形的原因問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答覆。杜魯門最近在彼得羅波利斯所發表的演說，也洩露了同樣的意見，當時美國總統強調說：美國的武裝力量必將保持原樣，而且沒有一個字提到聯合國國家按照入會決議所負有的實現裁減軍備的義務。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英美對於裁減軍備的態度，以及在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所規定的任務方面沒有積極的結果，證實了這種驚愕以及對於我們所已開始的事業的成功發生憂慮，是正當的：這種憂慮，尤其因為軍備競爭，包括原子武器在內，以及因為某些擁有極大軍事與經濟力量的國家從事類似戰爭的準備，而加劇。這破壞了對於歷次和平宣言，以及關於決心使未來一代避免戰爭災禍的聲明所發出的信心。

千百萬的普通人民特別因為關於禁用原子的和其它具有集體毀滅性的主要武器方面令人不滿的情形而覺得驚愕。這種驚愕，更其是正當的，因為原子武器是一種攻擊的武器，侵略的武器。原子委員會工作了一年半以後。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所規定給它的任務，沒有一件完成，而且在實現這些任務方面，也沒有一點進步。蘇聯政府方面曾採取若干步驟，來幫助積極地解決這個問題。為補充并發展它的關於簽訂禁用原子的和其它它具有集體毀滅性的重要武器的國際公約的建議，蘇聯政府曾提出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之原則的建議，以供原子委員會考慮。然而，這個建議却遭到主要是美國方面的抵制。希望保持它在原子武器方面的獨佔，美國反對一切想說服它毀滅原子彈儲藏，并且禁止繼續製造原子彈的企圖。

同時，它始終在擴大這種炸彈的生產，在原子委員會委員國的基礎上所發生的這種歧見，阻礙了委員會的工作，并使一切針對着有效解決委員會所負責的這個問題的努力都歸無效。

然而，如果某些代表團，包括美國代表團在內，以公正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許多歧見無疑是可以消除的。例如，因為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在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約生效以後，毀滅已造成原子炸彈貯藏的建議而發生的歧見，就可以消除。大家都知道，委員會中大多數人都同意毀滅原子武器貯藏，以及僅爲和平目的而利用它們所包含的原子核燃料的原則。祇有美國代表團堅持反對毀滅原子武器貯藏，因而使委員會中大多數人所同意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不能通過。

因爲監察制度而發生的情形，也值得注意。一直到最近，美國代表團都是強調監察制度之特殊重要性的。在蘇聯代表團的建議中，監察制度也是作爲在禁用原子武器以後的一項根本的措施而出現的。可是，目前，美國代表團突然開始渺視監察制度的意義，并且把其它的問題提到前面來，例如，將原子工廠移交國際機構所有問題，管理問題，發給執照問題等等。美國代表一面這樣地幹，一面就拒絕考慮那些反對國際管制機構擁有生產原子能工具的有資格的科學家們的意見，例如，團結着科學界名人的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理事會備忘錄中所說明的意見。大家都知道，在這個備忘錄中，英國科學家強調指出：如果把照通常意義來解釋的生產工具的全部所有權交給這個機構，這就會引起許多困難，因爲這將授權原子能管制

機構來決定：某一特定的國家是否有權建立能的工廠，是否有權阻止應用這些工廠所生產的能，或是規定供應這種能的條件。這些英國科學家批評美國代表自巴魯區活躍的時候所主張的原則，理由正當地說：這種限制，將造成一種機會，可以干涉每一國家經濟生活到防止為毀滅目的而應用原子能所不必須的程度。這是一羣從科學進步利益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科學家們的呼聲，這與某個集中化的國際機構對追求和平目的，發明并增加供應之目的的科學研究實行無限制的管制，是毫不相容的。這就說明：為什麼英國原子科學家的備忘錄提出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將提供一種保證，不得原子能管制機構的許可不得貯藏危險性的原料，同時也將使一切國家可以在它們個別的領土上建立生產其它力源以外的原子能的工廠方面，表現優先權。

為着鞏固普遍和平的利益，蘇聯會提議簽訂一項在一切情形中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約。蘇聯的這個提案，得到一切國家廣泛的響應和支持。英國科學家協會的備忘錄說：這樣的公約似乎是最合理的，並且說：英國和美國不願意這個公約，這是很難被認為正當的。論及蘇聯對毀滅已造成之原子武器貯藏及停止生產原子武器的要求，英國科學家們寫道，這個要求，在他們看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蘇聯同意嚴格的對原子能工廠的國際管制，然而，這却不能變為對那些與原子能無關的國民經濟部門和事情的干涉。在這裏，英國原子科學家也是對的，他們在一月二十三日所發表的備忘錄中表示希望：監察權必須儘可能加以限制，而

且一定不可以成爲對合法工業和其他活動表示過份好奇的工具。英國科學家在他們八月間所發表的備忘錄中再度指出確立監察權一定限度的必要，這種監察權不可以爲有組織的經濟與軍事諜報的目的服務。這個備忘錄指出：必須設法使美國和其它擁護巴魯區計劃的人提出保證，確保這種局勢，即：沒有一種監察計劃可以變爲週密設計的偵探制度。

從上述的組織國際管制（我再說一遍，應該是强有力的，有效的管制）的原則出發，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對監察機構確立一定的限度，約束它們的權力與限於真正管制原子能，并且防制管制機構有被利用來對國民經濟任何部門橫加干涉的可能，甚至不顧這一事實，即：這種的干涉，只有暗害而且破壞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美國代表團以及某些擁護它的其它代表團，特別堅持：凡是生產危險數量的原子原料的工廠，都應該歸國際管制機構所有和管理，這樣，這個機構就變成了一個將爲該機構大多數會員國的利益而行事的主人，而蘇聯却不能盼望它會有善意的態度。但是，這正是那些環繞着美國代表團，并且根據它的指示而行事的代表團所想達到的一種局勢。上面引用過的英國科學家的備忘錄，公開了這個事實，即：美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規定了若干措置，這些措置可以被解釋爲美國保持在原子能領域中的霸權。蘇聯代表團，現在和將來都要反對這樣的局勢，并且將堅持：國際管制機構一定不可以由任何一個國家獨霸，而是它所有的參加者在這個機構的一切活動中享有平等權。

關於這一點，應該喚起回憶，原子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頑強反對原子生產的各階段，

從提煉原料到製成出品，同時實行管制。美國代表提議無限期擱置對原子生產最爲危險的最後階段實行管制，在這一方面，美國目前認爲它是一個獨佔者。同時，他們堅持立即實行對最初階段——提煉原料的階段——的管制。這是十分明顯的，美國的態度應被解釋爲目的在阻止擴大對美國的管制，而所有其它的國家現在就應該服從國際管制的一種態度。

這就是關於原子問題的真情實況。當然，我們不能期望一種某些代表表示無意於合作，以達到聯合國大會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決議中所規定之目標的計劃可以成功。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局勢，或是安於爲集體毀滅并殺害和平人民而利用原子能的威脅尙未消除這一事實。各國人的良心，不能安於這種局勢，即：儘管聯合國呼籲消滅原子武器及其它具有集體毀滅人類性質的重要武器，而具有集體毀滅性的武器的生產，不但在繼續，而且還在不斷的擴大。

美國違背聯合國原則及蔑視聯合國機構的特別顯明的例證，便是所謂「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正如最近幾個月的經驗所證明的，這個主義的宣佈就表明：美國政府明白地廢棄了國際合作以及大強國一致行動的原則，而且着手試圖并強迫其它獨立國家接受它的意志。同時，顯已應用經濟的手段作爲政治的壓力，而把援助某些貧困國家的事丟在一邊。關於這一點的顯著的證明，已由美國政府在聯合國之外並在它之上，在希臘和土耳其實施中的措施，以及根據馬歇爾計劃在歐洲規劃中的措施提供出來了。這個政策，是與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中所宣佈的原則正相矛盾的，那個原則是：對於其他國家

的援助，絕不能用來作為政治的武器。

現已明顯，馬歇爾計劃不過是適應戰後歐洲環境的杜魯門主義的翻版而已。當提出這個計劃的時候，美國政府顯然企圖，藉英國和法國政府的幫助，使歐洲各國要得到急需的援助，就必需放棄它們不可讓與的，暴露它們經濟的資源，根據他們自己的意志來計劃國民經濟的權利，而且企圖：使所有這些國家直接依附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力求以加緊對歐洲輸出商品與資本的方法，來避免迫在眉睫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並不是所有歐洲的國家，儘管它們貧困而且有戰後經濟復興的困難，都同意這種對它們主權的侵害，這種對它們內政的干涉的，而是，曾參與關於這個問題的著名的巴黎談判的國家，都格外明白地理解這種援助的真正意義。現在每一個人都愈益明瞭，馬歇爾計劃的實現，就將意味着歐洲各國服從於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控制，以及美國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同時，這個計劃代表着一種企圖，想把歐洲分裂為兩個陣營，藉英國與法國的幫助，完成若干歐洲國家之集團的組織，反對東歐各民主國家的利益，首先是蘇聯的利益。這個計劃的重要特點乃是：想把東歐國家和若干西歐國家集團，包括西部德國在內，對立起來，這就看出了西部德國和魯爾區的德國重工業，在被利用來作為美國在歐洲實行擴張的最重要基地之一，違背那些曾為德國侵略之犧牲的各國的民族利益。不消說得，為着證明美國的以及支持它的英國和法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對聯合國基本原則完全矛盾，祇要回憶一下

這些事實就夠了。

同樣，人們不能認爲這種關於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係的局勢是正常的，在這種局勢中，外國軍隊依然留駐在聯合國會員國的領土之內，作爲在政治上干涉它們內政的工具。這就產生了一種以不平等和依賴爲特徵的國與國的關係，而且與聯合國的憲章相抵觸。

英國軍隊依然留駐在埃及，違反埃及的意志，留駐在希臘，破壞她國家的憲法，留駐在會經聲請加入同盟國的外約旦，美國的軍隊依然留駐在中國，對於建立該國的國內和平與安靜毫無裨益。

外國軍隊留駐於非敵國境內，如果不是與在佔領期間保護與前敵國領土的交通綫有關，是不應該允許的。普遍和平的鞏固與各國相互的信任，要求早日而且積極地解決不是用來保護與前敵國之交通綫的外國軍隊自非敵國撤退的問題。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聯合國的某些會員國沒有能够履行大會關於西班牙問題（阿根廷），關於歧視南非之印度人，關於以前西南非洲委託統治地之託管（南非聯邦）的重要決議。大會不能忽視某些會員國的這種行動，這些行動破壞了決議中所規定的目的，並且暗害了聯合國機構的威信。

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禁要談到印度尼西亞局勢的發展，這些發展祇有被認爲一個聯合國會員國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所作的侵略舉動。荷蘭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進行的挑釁的

武裝攻擊，引起了全世界一切誠實的人合法的憤慨。然而，聯合國機構可會給予印度尼西亞人民適當的保護嗎？我們大家都知道，並不會有過這樣的事。由於安全理事會檢討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結果，某些國家會盡極大的努力來縮小印度尼西亞局勢發展的意義，並且強迫安全理事會接受關於這一問題的這樣一種決議，這一種決議，決不能被認為對於保護已經成爲武裝進攻之犧牲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合法利益是適當的。顯而易見，這樣的決議，勢必要暗害爲了確保維持各國間和平而組織的聯合機構的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當某些有勢力的強國未能適當關心來消除關於解決西班牙的，以及上述其他問題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形時，他們却對伊朗問題表示特別的關心，這個問題，在它最後解決以及伊朗本身請求將這一問題自安全理事會議程上撤消一年半以後，至今依然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之上。也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顯然爲着某種特殊的目的，頑強地想不惜任何犧牲并且違反常識地把伊朗問題保持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之上的願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祕書長頗有理由的解釋說：安理會沒有理由處理所謂伊朗問題，這甚至不能動搖安全理事會中英美理事在這件事上所表示的過度的頑強。

至於託管理事會，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注意下列一點：在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蘇聯代表團曾批評提交大會批准的關於託管，以前委任統治地的協定，因爲籌備這個協定的程序以及協定中的某些條款，都不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帶有上述缺點的這個協

定，乃是組織託管理事會的基礎，這個事實勢必影響蘇聯代表團對於選舉基於這個協定而組織的理事會理事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現在依然抱着他在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所表示的觀點。作爲託管理事會常任理事的蘇聯代表團，希望在簽訂託管協定方面所發生的違背憲章的行動，將予以矯正，這將幫助託管理事會立即完成任務。這是不言自明的，這將符合整個聯合國機構的利益，以及被託管地區人民的利益。

聯合國機構中令人不滿意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若干會員國，尤其是美國與英國方面對於聯合國機構所採取之態度的結果。這種態度，對於加強這個機構或是對於促進國際合作的事業，都沒有裨益。相反，它却削弱而且暗中破壞了聯合國，毫無疑問，這是符合這些國家中反動人士的計劃和意圖的，而這種政策就是在它們的影響之下實行的。

在朝鮮舉行的蘇美談判中，美國的態度，很明顯地顯示出：美國的態度中有一種傾向，要破壞那兒的蘇美混合委員會的工作。

蘇聯駐朝鮮代表團團長，什台科夫將軍，曾於九月十五日在混合委員會的會議中發表聲明，他在聲明中力主該委員會應立刻着手貫徹八月十二日美國代表建議案中以及八月二十六日蘇聯代表團建議案中兩國代表團的觀點已經接近的各點。

什台科夫將軍所發表的聲明，曾於九月十七日發交朝鮮記者及外籍記者發表，全文如下

混合委員會的工作陷於停頓狀態，已經歷時頗久。蘇聯代表團引為遺憾地指陳：近來已顯然發覺美國代表團實不願在混合委員會中工作以謀解決關於成立一個單一的朝鮮臨時民主政府的諸問題。

美國代表團不力求克服在混合委員會內部已經發生的困難，也不力求達成大家協議的決定，却採取了這樣的路綫，故意使該混合委員會的工作趨於複雜而且拖延不決，故意強調並誇張兩國代表團之間的爭論，蓄意要表明委員會面向着的問題不能解決。

當混合委員會起草聯合報告書時，這一點就表現得特別明顯。甚至在兩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聯合報告書草案開始討論之前，美國代表團就已建議說：該混合委員會，不得編製聯合報告書，只可將蘇美兩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報告書的草案，呈交各自政府，並附一公函，聲明兩國代表團未能就聯合報告書一節達成協議。

美國代表團，不肯着手討論所提出的草案，以便編製一份可以接受的聯合報告書，却採取了吹毛求疵的路綫，強調兩種提案之間不相同的地方，極力阻撓編製一份聯合報告書的一切可能性，並且極力想由這一個實例來證明在混合委員會中是不能達成協議的。

在混合委員會內以及會外，最近局勢的發展，已充分證實美國代表團實際上對於混合委員會的工作所抱的態度，令人憂慮，對於蘇聯代表團以加速混合委員會的工作為目的而提出的提案，美國代表團的態度，在先前就已很自然地使人發生這種憂慮了。

衆所周知：由於兩國代表團對擬具朝鮮各民主政黨及社會公團的名單以便邀請協商一節意見懸殊，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因而延擱。蘇聯代表團努力加速解決關於擬具邀請協商的名單問題，曾一再提議：責成第一小組委員會審議要參與協商的各政黨與各公團的申請書，並立刻着手與那些依照莫斯科決議，莫洛托夫—馬歇爾協議及混合委員會第十二號決議，其參與協商的資格都毫無疑問的各政黨及各公團，先行舉口頭協商，然後再繼續討論並審核其他的申請書。

關於參加了爲反對莫斯科託管決定而鬥爭的委員會的各政黨與各公團，蘇聯代表團，曾提出若干建議，其目的在於遵照莫洛托夫—馬歇爾協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美國代表團曾表示充分願望加速解決發生爭論的諸問題，那麼，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在七月間本來就會表現頗大之進展了。然而，蘇聯代表團的這些提案，竟爲美國代表團所拒絕，美國代表團甯願繼續作籠統的討論，極力避免實際考慮各政黨和各公團所提出的關於要參加協商的申請書，因而，就把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延擱下來了。

鑒於事實上美國代表團對於擬具這種名單一節的態度，延誤了混合委員會的整個工作，蘇聯代表團早在八月五日就已提議着手草擬朝鮮臨時政府的機構及其施政綱領，以及關於該政府組成人選，關於由臨時政府接收政權的程序，關於全體人員的遴選等提案。

蘇聯代表團考慮到混合委員會向着廣泛的工作，要草擬上述各提案，並且考慮到這類工

作應從早開始。蘇聯代表團就是以這類考慮爲指針的。然而，蘇聯代表團的這種建議，也爲美國代表團所拒絕，美國代表團，在關於邀請協商的各政黨與各公團的名單問題獲得解決以前，不肯討論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大綱中的其他各項。

八月廿六日蘇聯代表團提出建議案，以答覆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的建議案。蘇聯代表團接受美國代表團建議案中的第一節——不舉行口頭協商，而改由朝鮮各政黨與各公團向混合委員會提出書面建議，以解答所徵詢的諸問題。因此，兩代表團已就這一點達成了協議。

蘇聯代表團提議：應訓令第二與第三小組委員會，着手研究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爲答覆各項問題用書面向混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并且就有關各點向混合委員會提出議案的草案。這些提案，是因爲混合委員會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上所通過的工作計劃而發生的，按照這個計劃，混合委員會工作的第一階段，包括下列各項，第一、擬訂與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進行協商的條件與程序。第二、草擬關於組織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和地方政權機構（臨時規程）的結構與原則的建議。第三、步草擬未來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政綱和其他相應的措施。第四、準備關於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人事成份的建議。第五、規畫臨時朝鮮民主政府接受政權的程序，以及爲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徵選僚屬的程序。

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關於第二和第三小組委員會工作的提案，在若干點上，是與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的提案相符合的。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的提案，也曾規定成立由各

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全朝鮮人民會議。這個顧問的機構必須建立起來，以便現在就請朝鮮人直接參加研究有關組織朝鮮政府的問題。

在混合委員會九月三日的會議上，美國雖反對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的整個提案，但是在本質上，它祇是反對關於組織臨時全朝鮮人民會議的建議。美國代表團在本質上并不反對蘇聯八月二十六日提案中的其他各點。鑒於上述情形，蘇聯代表團，力求迅速組織臨時政府，遂主張實施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提案中和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提案中那些兩方觀點接近的，并且符合上引混合委員會五月二十二日決議的各點，并且提議訓令：第二小組委員會立即着手研究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爲答覆混合委員會所分發之各個問題，用書面向混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并且向混合委員會提出關於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和地方政權機構（臨時規程）之結構以及政綱的草案；第三小組委員會向混合委員會提出關於臨時政府之人事成份以及臨時政府接收政權之程序的建議。至於臨時全朝鮮人民大會的成立，蘇聯代表團認爲：美國代表團於其九月三日聲明中關於這一點所提出的反對是前後不一致的，并且認爲：關於此點的討論應該予以繼續，以便達成協議。如果美國代表團接受了這個建議，混合委員會就能够馬上着手擬訂關於涉及組織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問題的建議，按照莫斯科決議，這個建議必須送交各有關的政府。

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再說一句，混合委員會爲成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順利工作，祇有

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可能，即：取消對南朝鮮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所採取一切的報復手段，釋放被捕的這些團體的領袖和成員，並且保證這些政黨和團體能夠自由而且毫無阻礙地活動。蘇聯代表自這種假定出發，即：一切的努力，應該針對着成立單一的全朝鮮的政權機關——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並且認為：最近所提出的，實際上趨向保持將國家分爲兩區的現狀的計劃，對朝鮮人民是充滿着嚴重危險的。蘇聯代表團像以前一樣，認為：假定兩方代表團都有確實而且全部實現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的決議及莫洛托夫和馬歇爾的協定的願望，混合委員會就能够有效地完成它組織朝鮮人民所那樣不耐煩期待的單一的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任務。在混合委員會的會議上，美國代表團團長布朗將軍宣稱：美國代表團將研究蘇聯代表團上述的聲明。

至於蘇聯，它對聯合國機構的政策，乃是加強這個機構的政策，擴大并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堅定而一貫遵守憲章并實施其原則的政策。加強聯合國，祇有在這種基礎上才有可能，即：尊重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獨立，尊重各民族主權的平等，以及首尾一貫而且毫無保留地遵守聯合國機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在通過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問題的決議時，大強國同意與一致性的原則。這是完全符合這些強國對維持普遍和平所負有的特殊責任的，並且是保護聯合國一切大小國家利益一個保證。蘇聯認爲這是它的責任，即：堅決打擊任何想動搖這個原則的企圖，不論

這些企圖是用着什麼的動機來加以掩護。

關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的演說，我還要說幾句話。

在他的演說詞中，他曾談到已經不止一次成爲討論之主題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大多數，已經作爲個別的項目在大會議程上出現。以後，在適當的場所以及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會說明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馬歇爾先生在他的演說中，也曾提出若干新的問題，其中有一些，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現在就要加以討論。

第一個就是希臘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遭受威脅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之適當規模的討論，且留待大會按照既定程序討論它的時候再說，蘇聯代表團認爲現在必須指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毫無任何基礎的。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對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控訴，完全是武斷的，而且沒有任何的證據來加以證明。這些控訴甚於調查團中大多數的結論，這個結論沒有得到這個調查團中將近一半團員的支持，而且，如果我們稍微認真地考慮一下這些結論所依據的材料，這些結論是經不起批評的。不難證明，所謂希臘局勢調查團大多數的報告書充滿了矛盾和生硬的曲解，這就使這些大多數人的結論失却一切的意義。

至於朝鮮，馬歇爾先生十分武斷而且錯誤地把事情說成這樣，將朝鮮的蘇美混合委員會工作的徒然無效歸罪於蘇聯的一方，並且提出顯然違背三國外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就朝鮮問題所達成的莫斯科協定的提案，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和蘇聯共同負責擬訂解決將朝

鮮團結爲一個獨立民主國家問題的辦法。馬歇爾先生的新提案，違背美國所負擔的義務，所以是錯誤的，而且是不能接受的。不遵守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協定，也不採取步驟，擬定這個協定所規定的措施，并把這些分交美、蘇、英、中四國政府以便共同討論，美國政府却寧願違背它所負的義務，并企圖利用聯合國大會的威信來保護它片面的而且絕對不正當的行動。蘇聯政府不能同意這樣違背上列關於朝鮮的協定，并將堅持反對馬歇爾先生的提案，因爲它違反根據三國關於朝鮮的協定所負的義務。

其次是成立臨時委員會以便「經常注意大會之工作」，并決定具有「永久性」事務的問題。馬歇爾先生提議：在「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名義之下，成立一個聯合國大會的常駐委員會。儘管美國的提案中附有保留，大意說：這個委員會將要涉及安全理事會及各種委員會應負主要責任的問題，這個提案無疑地表示出：成立臨時委員會的企圖，不過是一種偽裝拙劣的想代替并改變安全理事會的企圖而已。這個委員會檢討有害於友好關係的局勢和爭論的職權，不是別的，不過是由憲章第三十四條所特別規定的安全理事會的職權罷了。單是因爲這個理由，這些職權轉移給任何別的機構，不管這個機構取的什麼名稱，就不會不顯然而且直接違背聯合國憲章。對於這一點，蘇聯是一定不會同意的，而且也將堅決反對的。我再說一句，美國政府如果提出上述的新提案，以及換上新裝的舊提案，以供大會考慮的話，蘇聯代表團則保留它當在本質上討論這些問題時，更充分分析這些提案的權利，並將堅持反對

這些提案，因為它們違背聯合國機構的原則，目標和任務，因為接受這樣的提案，惟有破壞了聯合國機構的根本基礎。

蘇聯代表團認為在大會的面前必須提出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問題，就是：如何採取步驟，去制止在一些國家中不斷加緊的關於新戰爭的宣傳。

自從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字，隨後又經五十二個國家批准以來，已經過去兩年多了。這意味着一種新的國際聯合會活動的開端，牠的任務是保障各國和平與安全，發展和加強國際合作，以幫助各國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進步。

聯合國機構的創立，是早在民主國家的主要的敵人——希特勒德國——已經崩潰，而日本的失敗就在眼前的時候由於英蘇美三國共同領導的民主國家取得具有歷史性的勝利的結果，這些人類的敵人妄想建立世界霸權的企圖已遭遇到全部的失敗。

兩個傳統的戰爭溫床已經被消滅。我們希望：他們的確已永遠被消滅，使德日兩國完全解除武裝的任務必將全部完成，而這些國家必將永遠不再用戰爭和侵略來威脅愛好自由的國家。

我們希望：侵略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得到的嚴酷的教訓，確已證明並不是徒然的，而在這一次戰爭中受到嚴厲懲罰的侵略者們，對於不顧自身所担負的關於發展各國友好邦交並加強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義務，而在半明半暗的準備新戰爭的人們，必將成爲一個可

怕的警告。

在某些國家，主要在美國，黷武主義者和擴張主義者的階層中所極力煽動的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病，正在繼續擴大中，而且具有日甚一日的威脅的性質。

大部分美國報紙，以及服從美國的命令的國家，例如土耳其的報紙，久已發動瘋狂的宣傳運動，目的在使世界輿論界贊成新的戰爭。

所有一切心理的壓迫手段，例如報紙，雜誌，廣播和電影，都為這一個目的而使用。這種關於新戰爭的宣傳，正在各種不同的口號和藉口之下推動着。然而，不管這些口號和藉口是如何的紛歧，全部宣傳的要點只有一個，就是：證明包括原子武器在內的美國瘋狂的軍備競賽是合理的，證明美國有力人士無限制的主張執行滲透着具有世界霸權的同樣「觀念」的擴張計劃是合理的。

美國報紙最激烈的宣傳新戰爭，號召人民儘可能有效地從早去準備。大量的報紙和雜誌，大多數是美國的，日日夜夜嚷着新的戰爭。有計劃的使他們國家輿論界受着敗壞性的心理的壓迫。

戰爭販子們，假裝着大聲疾呼的進行他們加強國防的宣傳，並日硬說其他國家用戰爭的危險去威脅他們，所以必須戰爭。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極力採取一切的方法，捏造出關於蘇聯準備進攻美國的荒唐奇譚和惡毒謔言，去恐嚇政治消息不靈通的人們。

自然他們完全知道他們是在說謊。他們知道蘇聯決不想去進攻任何國家，他們知道蘇聯正在用全力去復興被戰爭所蹂躪的區域和一般受到戰爭的損害的領土，在復興和進一步發展本國的國民經濟。

美國以及英國，土耳其，希臘和若干其他國家中活躍的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充分明白一件事實，就是：在蘇聯，全體的人民——工人們，農人們，知識份子們——都一致的譴責要燃起新戰爭的企圖。當然，在蘇聯這樣一個國家中，是不會有這樣一種企圖的，在蘇聯，正在從事於和平建設的工作，專心傾注取之不盡的和平勞動，復興被戰爭所破壞的區域。進一步加強和發展由希特勒匪徒們加於蘇聯的嚴重的打擊而受過損害的國民經濟。

在蘇聯，在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在一個和平建設新的生活的國家中，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絲毫的跡象，類似於在某些國家所發生的情形，那些國家一方面自以為民主和進步，而同時又容許如此可恥的行動，例如宣傳戰爭，向人民的腦子裏灌輸對於人類仇恨的毒液，和對於其他國家敵視的行爲。

在蘇聯，如果有人竟發出甚至些微類似於上述的言論，滲透着犯罪的慾望，要再來一次大屠殺，這樣一種言論一定要受到嚴厲的駁斥，和公開的譴責，被人認為是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動。

然而，那些以中傷蘇聯和東歐的其他各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中一貫反對新戰爭的比

主人士爲職業的紳士們，正不惜使用虛妄的誹謗性的謾言，由這些挑撥專家和戰爭販子們捏造出來，經過無數的門路，散佈在全世界。

他們硬說必須制止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侵略政策，而以此爲藉口，一貫地傳播戰爭不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是必要的。自然，這又是嫁罪在他人的身上，正如俄國的諺語所說：「熊在吃牛，又在喊救命」。

實際上在全世界人士的眼前，新戰爭的準備正在進行中。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甚至不打算掩飾了。他們公開的用戰爭去恫嚇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又想把發動新戰爭的責任推諉到那些國家的身上去。從許多跡象中可以看出，對於新戰爭的準備，已經從單純的宣傳，心理的壓迫和神經戰的階段突然着手了。

在某些國家——特別指的是美國——中，無數的事實證明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病，正由具有軍事戰略性質的實際方案在擴大中，這些方案配合着組織上的和技術上的方案，例如建設和組織軍事根據地，依照將來軍事行動的計劃重新配置武力，加緊製造新武器，和進行瘋狂的工作使軍備精益求精。

同時，軍事集團正在組織，締結所謂聯防的協定，採取措置以統一軍備，並統一山總參謀部所擬訂的新戰爭的計劃。著名的廣播評論員，皮爾遜，在他最近的廣播中，也不得不承認，美國軍官們正在慢慢的然而澈底的準備以蘇聯爲敵人的下一次世界大戰，他這樣承認不

是沒有理由的。

新的世界大戰的宣傳家們與煽動家們，便是這樣子扮演的，他們生怕發生新的經濟恐慌，他們就要煽起一種新戰爭，一心希望這樣子來消除迫於眉睫的崩潰和他們的利潤的損失。

新戰爭的鼓動家們，懷着一種天真的計劃，要憑藉武力，來使爲獨立而戰的，並否認他國有權干涉其內政的那些國家屈服。戰爭販子們，正拚命要迫使那些國家在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方面，都接受他們的標準。存心想要燃起另一次戰爭烽火的那些人士，在煽動新戰爭，並慫恿自己的黨徒們去對某些國家鬥爭的時候，一心期望憑藉地方性的戰爭，以達成他們的目的。

他們顯然忽視了過去戰爭的教訓，過去的戰爭教導世人：處於目前的時代，每一次地方性的新戰爭，不可避免地要轉化爲新的世界大戰。他們忘記了；一種新的世界大戰，及其毫無意義的破壞夷平許許多多城市，滅絕千百萬人民，以及由人類的勞動蓄集起來的無限的物質財寶，那就意味着人類全體遭逢又一次極大的災難。

在這種新戰爭的宣傳方面担任着最積極的角色，就是美國資本獨佔事業的代表們，美國最大企業的和美國主要工業的代表們。這些方面人士，由於戰爭的結果，會獲得大利，累積了鉅額的財富，不久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曾發生過這種情形。

如我們試將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即戰前的五年，與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即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的統計數字，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戰爭前的五年中，美國所有各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共為一百五十三億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間，這些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達四百二十三億美元。

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字，在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六年間，這些大公司的純利達五百二十億。

美國產業工人大會發行的「經濟評論」雜誌，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引用很有趣味的數字，表明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五十家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的增加情形。這些數字表明了：有些獨佔企業，發了戰爭財，超利潤達百分之二百，三百以上，而在有些場合，這些利潤達百分之五百，乃至將近百分之八百，例如，大西洋砂糖公司的情形就是這樣。

據這個雜誌說：這些利潤，超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期間的平均利潤四倍之多。至於貿易方面的利潤，據經濟平穩局局長史蒂爾曼說，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間，已達到空前的高度。

由此可見，戰爭對於某些國家中那些社會集團已表明了並不怎麼可惡，那些社會集團有能力利用戰爭的災難，來使自己致富。所以，決不是偶然的，詹姆斯·阿倫，在他所著「國際獨佔資本與和平」一書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生活中，可以看出已失去平衡，並有根本脫節的現象，並摘錄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政府機關的報告，其中的斷定，使我們

有理由可以下一結論：祇有在戰爭的情況中，現代的經濟制度才足以保證大致全部就業。

這種坦白的自供，大概無需再加以什麼評論了：它已極其雄辯地使人不言自明。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會獲得決定性的勢力的資本家獨佔事業，即使到了戰後，也還保持住這種勢力，很巧妙地利用那些達百十億金元的政府貼補，以及他們會始終享受到的而且繼續享受到的種種政府組織和機關方面的保護。

由於獨佔企業與參議員們及政府委員們都保持着密切的勾結，這就更方便了，而參議員們和政府委員們，本人也往往總是屬於獨佔企業的主管人或參加者的圈子里。

這些情況，對於集中在各大工廠，各股份公司，各托辣斯和各大公司的實驗室中的工業科學研究工作，也發生影響。

如杜邦化學托辣斯，蒙桑多化學公司，衛斯丁豪斯公司，中央電氣公司，美孚油公司等這類資本家獨佔企業，都和這方面的工作有着最機密的聯繫，並且是這方面的全權主人。在戰前，他們就經由卡特爾，與德國各托辣斯保持着最機密的聯繫，而且許多卡特爾合同，都特別規定：戰後就恢復情報方面的交換。

所有這一切事實，提供出適當的解釋，足以說明種種資本家獨佔企業，為什麼對於原子武器的製造感到特別興趣。這些事實，可以說明為什麼有人頑強地反對關於禁用原子武器以及關於消滅儲藏的原子彈一節的正當要求，製造這種東西是要花費鉅款的。

資本家獨佔企業，追求利潤，他們拚命努力要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並進一步發展那確保高額利潤的軍事工業，他們的這種努力，不能不影響到外交政策的方針，加重了這種政策方面的軍用主義的擴張主義的，和侵略的傾向，以便滿足有勢力的獨佔資本家方面的不斷擴大的胃口。

這便是在美國培養關於新戰爭的宣傳的一種根據，在美國，這種宣傳的煽動家們，不僅是有勢力的美國工業界與軍界的顯著代表人物，有勢力的出版家和重要的政客們，而且更有美國政府的正式代表們。

在他們之中，關於新戰爭的特別狂熱的煽動家，就是與貿易，工業，及金融——萊斯，大公司及其他獨佔企業有着密切勾結的那些人士，這決不是偶然的。

我看，無需舉出其中的許多姓名來。只要談論一些就够了，自然不是來談論他們的個人的性格，個人的見解，個人的品質等等，而主要地是要來談論由這些人物代表其見解與利益的那些社會集團，機關，工業的，技術的，和科學的團體。

——衆院議員道恩，五月七日，當衆院正在討論關於撥款「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兩國政府的提案時，曾以市儈口吻發表戰爭販子的言論，大意說：蘇聯不是用四億美元就能够束住的，而藉助龐大的空軍，去轟炸蘇聯潛在工業中心，烏拉爾山脈的工業區以及其他生存攸關的地區，這才能够辦到。

二——全國工業會議主席，約坦，誹謗蘇聯。據這位蠻橫無禮的人說：美國應該製造許多原子彈，並且主張迅速投擲出去，而不管有沒有任何根據就以爲某一國家在製造軍備。

三——前任美國駐保公使厄爾，向衆院非華活動調查委員會發表挑撥性的言論，大意說，美國應該立刻用原子彈來對付那個不肯接受美國視察方案的國家，他用蘇聯「從潛艦發出的噴射式炸彈」，來恐嚇他的聽衆，他力主發展最恐怖的武器，並力主正告俄國人，第一枚原子彈落在美國的時候，美國人就要去毀滅俄國的每一鄉村，他力主使用原子彈去對付蘇聯。

四——衆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伊頓，在「美利堅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說：「我們還可以在心理上封鎖蘇聯。如果不能成功，我們就該用武力去消滅她。」

五——前任美國國會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麥克馬洪，在國會中聲稱：如果原子戰爭不能避免，義國必須是首先丟下原子彈的國家。在另外一次演說中，他又說：如果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一節，不能達成協議，美國就有四條路可走：第一、儲存大量的原子彈；第二、立刻發動戰爭；第三、設立一個把蘇聯除外的國際管制的機構；第四、規定國際管制生效的日期，並聲明不服從國際管制的任何國家，都犯了侵略的罪。

六——伊利諾斯州的參議員，布魯克斯，今年三月十二日在參院演說時，竟不知羞恥地用市儈的口吻說：戰前如果美國留心共和黨的忠告，讓德國人把俄國消滅，杜魯門的目前的

計劃也沒有必要了。他又補充一句說：在戰時美國幫助蘇聯，而現在美國也許要被逼對蘇聯作戰了。

七——前任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狄恩將軍，在他所著的一本書中說：美國的作戰計劃，必須估計到如何應付由於對蘇作戰的結果會造成的特殊局勢。

八——據「集納」報的消息，克特勒·哈默工業公司副董事，哈伍德，宣稱：原子彈是一種沒有效力的東西，因為她毀滅大量的財產，而不能祇是把人類毀滅掉。在密窩基市美國就業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這個哈伍德，又以市儉口吻說出下面的話來，他說：雖然似乎是很殘忍，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作戰，我們就必須握有一種只會把人類殺死的武器。有了這樣一種武器，將來的戰爭中，就可以不需要用這樣龐大而廣泛的規模去復興國家和財產了。

九——杜勒斯，於今年二月十日，在芝加哥發表演說：要求對蘇聯取強硬的外交途徑，他說如果美國放棄這一種途徑，而指望有對蘇聯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次演說中，他誇口說：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擁有這樣雄厚的物質上的優勢，他要求美國利用這一種力量去達到她的目標。

這些言論的含意是很清楚的。有時候彰明昭著的說出來，有時候全然隱蔽着去挑撥反蘇的戰爭。這是一種挑撥性的企圖，要轉移人民對於真正戰爭販子們注意，用「全世界社會革命」一類奸雄煽動的謊言，去掩飾他們的煽動性的活動，以爲腦筋簡單的聽衆是容易上當的

。這些人們便是美國一般政客中間關於新戰爭的煽動家，他們不僅毫不躊躇的對蘇聯發出故意誹謗的咆哮，惹起蘇聯的憤怒，而且有計劃地灌輸關於新戰爭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觀念，有計劃地以新戰爭的宣傳者和煽動者的姿態出現。

他們的言論，在頑固的反動份子的有組織的言論中得到了反應，例如臭名昭著的「美國外籍軍團」在最近一次的會議中，若干與會者們，陶醉在戰爭的瘋狂狀態中，大聲喊出「任何人都不應該幻想着，以爲一旦環境許可，美國不會拿起刀劍來。」

掌握在報業巨頭如摩爾根、洛克菲勒、福特、赫斯特，瑪克柯密克等人的手中的，美國反動派無數的機關報，在煽動戰爭方面，也決不落反動政客們的後面。

摩爾根控制着由著名的時代出版公司所發行的「時代」、「生活」、「幸福」三種雜誌，這一公司的最大的股東之中，有一布朗兄弟哈立曼公司。衆所週知，美國的最大的資本家們都是大出版物——雜誌，報紙和公報——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印刷廠，用相應的著作物侵入書業的市場。整個的報界，在老板的命令之下，進行發動新戰爭的猛烈的宣傳，採取一切可能的籠絡的手段，以及用相應的精神捏造的謊話，去引起蘇聯和東歐的新民主國家的憤恨。

日日夜夜，這些報紙和雜誌的篇幅上，充滿了挑撥性的控訴，要求進攻爲牠們硬說危害美國安全的其他國家，雖然這些報紙和雜誌機關中的人，也充分的知道並沒有人在計劃着去

進攻美國，美國在這一方面並沒有面臨着什麼危險。

我們不得不舉一個例子，如「紐約先鋒論壇報」和主要屬於赫斯特系的許多類似的其他機關報這樣的出版物，有計劃的儘量發表一切挑撥性的文章，在讀者們的腦筋中，灌入一種觀念，以「如果歐洲崩潰，或者如果歸蘇聯控制」，則「軍事行動」便是必要的了。

這一類言論在數量上是不不少的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一件主要事情，不是製造這種言論，而是這種言論沒有受到應有的駁斥，這就更鼓勵着牠們從事新的挑撥了。

整個報紙是在各種新聞企業的所有者的手中，照着他們的指使去做，把學術的習作說成輿論的表示，並且假裝着是表白美國人民的感情，願望和抱負的代言人。

然而，我們可以負責說，美國的人民，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都在戒懼着他們身上還沒有痊愈的戰爭創傷，都反對新戰爭，然而，在大多數場合，人民不可能在數百萬份的書籍，雜誌和報紙的上面，說出自己的需要和願望。這自然是只有利於新戰爭的宣傳家們和煽動家們，他們利用他們的有利的地位去損害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

關於由各種科學機關和各大學所推動的關於新戰爭的宣傳，應就這一方面說幾句話，來補充上述各節。在這裏應該提到最近在耶魯大學出版的以「絕對的武器」為名的一本論文集，在那本書裏，一羣有學問的作者們，說到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應用的時候，沒有得到任何較好的結論，他們的唯一的結論，就是說：「現在防止戰爭的最有效的一個方法，在於

片刻之間就能發動原子戰爭的那種能力。」

這一本書，以科學的客觀性做幌子，敘述原子戰爭的各種不同的類型，並且說，如果美國的空軍「能够有效利用加拿大北部的基地，那麼蘇聯的城鎮，就會處於更短的距離以內了」。因此「我們便可以使用我們的基地去毀滅一個其他大國的大部分的大城市」。

在這本討論所謂「絕對的武器」（原子彈）的書中，一羣美國的作者們，恣意於不切實的談論，說：「如果我們（美國人）不能去首先打擊敵人，以便在威脅還沒有成爲事實以前就把威脅消除，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不做我們的憲法明確地禁止我們去做的事情，那麼，我們就要注意滅亡在原子彈的襲擊之下……」

這一本書，在各種「科學的」評論的偽裝之下，說到「任何一個大國的片面行動」的危險，並且說如果將來有任何一方面的「片面的行動」，那麼，這一種行動，很可能是來自蘇聯。這一種說法，就引出挑撥性的結論，說「美國的嚴重的危險，在於我們（美國）如果不提出適當的警告，蘇聯就可能在一個明朗的日子開始對我們戰爭。」

上面從這一本書上所摘錄的話，充分地說明了美國所進行的首先是針對蘇聯的新戰爭的宣傳，是具有何等花樣百出的形式和手法。這種關於新戰爭的宣傳，連帶着要求製造殺人最厲害的武器，已進行到什麼程度，這從「化學與工程新聞」雜誌中所發表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來，在那個雜誌的「科學與文明」的一欄中，關於細菌戰的一切殺人的利器，已經在公

開的宣傳着了。

針對着這同一個目標的，還有「陸軍武庫」雜誌中登載的關於一種新毒素的文章，根據該雜誌的報導，研究這一種毒素所使用的經費，已經有五千萬元，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筆經費是用的「充分正當」的。因為一盎斯的這種毒素，就足夠殺死一億八千萬人。

當我們讀到這一切所謂科學的著作，我們感覺到新戰爭的煽動者和宣傳者們正在發展什麼一種惡魔似的活動，竟想造成一種空氣，用戰爭狂去迷惑住人民的腦筋。反動份子動們在全世界散佈的，特別在美國人的勢力範圍內所明白感覺到的，這一種宣傳，在社會人士中所造成的心理狀態，從英國記者巴雷特於今年八月初在倫敦「新聞紀事報」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篇專文中，有着意味深長的幾行：「當一個人到達麥克阿瑟將軍所控制的地區，在往日本去的途中，不覺到了沖繩島的時候，立刻就要被美國報紙上提到蘇聯的論調所嚇倒。如果一個美國士兵讀到這些報紙以後而判斷幾個月之內就要發生對蘇的戰爭，自然是難怪的。如果日本不注意這種近於歇斯的里亞的心理狀態，他們才是呆子哩。」

這一種報告，和「新聞周刊」上所發表的該刊外國新聞版的編輯克恩所發的一篇專文，是符合的。克恩是最近從日本回來的一個人，他說，在日本，美國將領們有計劃地去左右日本軍人們，使他們相信對蘇戰爭的迫切和必要。克恩報導說，來到美國飛機場的大批的日本

神風自殺飛行員，都宣稱他們準備參加對蘇的新戰爭，這一種戰爭，他們聽說已經開始了。克恩指出，日本人總會歡迎對俄作戰的可能性，由美國保留的日本軍隊，大概能够在貝加爾湖以東「奪取俄國的亞洲部分」。

克恩又說：「美國在海上的霸權，就會使差不多任何地方的登陸，都是可能的了，而日本本土，既在優勢的美國航空隊與海軍的保護下也會感到安全無慮，「這些具有威脅性的戰略事實，說明了爲什麼在對日和會中如沒有俄國參加，決不會引起什麼感覺。」

由此可見，在美國有系統地進行着戰爭的宣傳已經很長遠了，這種宣傳的主要方針如下：

一——無恥地運用反蘇的種種誹謗性的杜撰和挑撥的咆哮，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宣傳，教人對蘇聯恐懼，硬說蘇聯是一個以奪取世界霸權爲目的並準備着向美國進攻的一個強國。

二——公開宣傳擴張軍備，宣傳進一步改進原子武器，而決不嘗試限制，更不嘗試禁止原子武器的運用。

三——公然呼籲要立刻進攻蘇聯，一方面伴隨着挑撥性企圖，用蘇聯的軍事實力來嚇人，另一方面又要使人確信，必須利用目前的局勢，照戰爭的煽動家們的意見，以爲目前蘇聯在軍事方面是脆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沒有完全恢復元氣。

四——以所有一切可能的手段，在美國社會中保持着由美國的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方面

人士所惹起，所煽動的戰爭心理狀態。

美國的進步人士，都看出這一點，努力揭發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備戰情形，並且努力使那些爲戰爭狂所支配的人士清醒過來。

美國的這些進步人士，以及一部分進步的美國報紙，都在揭發受了軍事集團和種種反動組織的慫恿而在美國進行的備戰情形。

例如「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主席，金登，在「紐約時報」中論到這一點寫道：「在所有這一切宣傳的中心，站着在陸軍部和海軍部担任要職的抱着軍國主義思想的人士，衆院和參院的議員，特別留意傾聽戰爭的號召的獨佔企業的領袖人物，以及牧師方面的一些代表們。」

金登繼續說：軍人方面希望能夠操縱某些事件，而利用爲投擲原子彈的一種口實。

美國「水星」雜誌，在其今年二月號中，發表專文，分析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美軍的計劃。該文說：「工業上的備戰情形，在目前構成了理解華盛頓一切政府計劃的鎖鑰，在華盛頓已考慮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因爲像彼得生和羅雅爾這樣的軍事權威，以及美軍的其他領袖人物，都已下過這種結論，這篇專文就具有特別意義了。

上述種種，使人完全明白了：宣傳並挑撥新戰爭的主要煽動家們，就是美國的反動人士

，他們祇是追求專顧自己的利益，並且準備爲了這些利益而人類陷於新的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美國的反動派，在這些努力方面並不是孤獨的。他們博得一些其他國家中的黨羽們的支持，那些黨羽們在忙着製造軍事——政治性的，或單純政治性的西歐集團，北歐集團或其他集團。關於這一層，應該提到英國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論，誠然，他們說起話來並不像他們的美國對手們這麼堅決，而且在行動上，大致是鬼鬼祟祟的，然而却具有同樣危言驚人的精神。

大家都記得邱吉爾的富爾敦演說，在那篇演說中，提到了「戰略總概念」，這位英國首相就是這樣稱呼他的主要言論，他在那篇演說中，正如斯大林大元帥很正確地所說，他作了一種「危險的行動，蓄意要在盟國間散播不和的種子，並阻撓盟國的合作」，斯大林元帥強調指出：「邱吉爾先生的路線是戰爭的路線，是反蘇戰爭的一個號召。」

我們大家都記得，邱吉爾反對作爲說種種不同言論的各國人民的一種大聯合的聯合國機構，而贊成只是把說英語的人聯合起來，這是步希特勒的後塵，希特勒開始「挑起戰爭，就是憑藉宣佈種族論，揚言只有說德語的人構成一種優越的民族。」（斯大林語）。

我們並且記得這篇演說中的其他許多點，邱吉爾在這篇演說中訴諸反蘇的暗諷誹謗。

老邱吉爾，博得小邱吉爾的共鳴，小邱吉爾於九月三日在雪梨發表的談話中，已打破戰爭販子的記錄。邱吉爾家族的言論，本來只是對少數人有興趣，但是這些言論是關於英國某

些人士爲反對和平事業而進行黑暗勾當直接走向組織一種新戰爭，或者採取把那惡名昭彰的邱吉爾向俄羅斯的進軍重演一迴的形式，或者採取任何別的形式，那都沒有關係。

關於這一方面，並且應該提到：英美聯合參謀部直到今天還在華盛頓繼續行使職務。衆所周知，在這聯合參謀部中，英國是由摩爾根將軍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參與，美國是由李海上將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參與。這種英美聯合參謀部，本來是爲調整對德日作戰時的軍事行動而設置的，究竟爲了什麼目的而依然繼續存在，這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雖然戰爭在兩年前就已經結束了。

很久以來，土耳其超過一切可以允許的限度，爲着煽動對於戰爭而進行的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挑撥運動的許多事實，用不着再列舉了。土耳其的反動報紙，竭力想與美國的反動報紙比肩并進，關於這種情形，俄國有一句古諺，說：「有爪的龍蝦，跟着有蹄的馬兒。」

日日夜夜散佈可惡的對蘇聯的誹謗，硬說它計劃奪取土耳其（見「亞克沙姆報」）的土耳其報紙，信口雌黃作挑撥性的預言，大意說：「聯合國國家將試由黑海岸予俄國以決定性的打擊」（見「伊赫桑民主報」）。它鼓勵土耳其人民準備戰爭，同時爲美國的軍事威力大吹大擂，說：美國不可避免地要參加對蘇的戰爭。

有一位達佛爾，在聲名狼藉的「康胡里耶報」所發表的一篇專文中，大言不慚地說：戰爭是「使莫斯科走上正路的唯一方法」。響應他的是「烏魯斯報」，該報的主筆，下院議員

阿泰伊，在該報上宣稱：「這正是美國和英國採取決定性措置的時候。」

因為進行挑撥活動而聲名狼藉的「泰甯報」編輯雅爾辛也隨聲附和，去年九月間他寫道：「請俄國人來當面坦白地談一談，原子彈是否應該停止使用的時候已經到了。」他要求向俄國人下最後通牒，并且說：「他們如果不同意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原子彈就要像驟雨一樣地落在他們的頭上。」也就是這個雅爾辛，最近寫道：最後通牒語言，乃是惟一可以用來對莫斯科說話的語言。他并且要求「團結全世界反對俄國」。

其他的唯利是圖之流，也發出類似的挑撥性的呼籲，例如土耳其反動的「埃爾于納康報」的亞得維茲，下院議員兼議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埃里姆教授等人都是。

這種挑撥性的叫囂，得到希臘反動報紙，尤其是「埃里尼康·伊瑪報」，有力的支持，日前。它發表一篇專文說：「讓俄國人不要忘記，俄國在巴庫的主要石油源泉，距土耳其邊境僅僅不過一百公里。」

無疑的，這種煽動新戰爭的宣傳運動，受到千百萬人民嚴厲而堅決的譴責。蘇聯政府認為這樣的局勢，對於肩負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負擔的各國人民的良心，是不能忍受的，他們為這一次強迫愛好和平各國人民所接受的戰爭，付出了他們的鮮血，苦難和毀壞。蘇聯代表團，代表蘇聯政府宣稱：蘇聯認為，聯合國機構的當務之急，乃是採取措置，制止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新戰爭的宣傳。為着這個目的，蘇聯代表團提議，大會

應通過下列的決議。

「一、聯合國機構譴責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土耳其、希臘的反動人士所進行的犯罪的新戰爭的宣傳，他們通過報紙、無線電、電影、公開演說，散佈各種謠言，公開號召進攻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

「二、聯合國機構認為：允許甚至支持這種關於不可避免地將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爭的宣傳，乃是違背聯合國會員國所負的義務，聯合國的憲章要求：「在尊重各族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的基礎之上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邦交，並採取其它適當措施，以加強普遍的和平，」俾使「國際安全，和平與正義不受威脅。」

「三、聯合國機構認為：必須敦促各國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違者予以刑事處分；並採取步驟，防止並壓制戰爭宣傳，因爲這是危害社會并威脅各愛好和平國家人民之重大利益和幸福的活动。」

「四、聯合國機構，重申有從速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關於裁減軍備的決議，以及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關於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供作大規模屠殺的基本武器不得列入國防武器之決議的必要；并且認爲，這些決議的實現，符合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并且是對於新戰爭之宣傳及挑撥者最有力的打擊。」

斯大林大元帥在給莫斯科的賀電中說：莫斯科是爲持久的和平與各國人民友誼而鬥爭的

先驅，是對新戰爭挑撥者們鬥爭的先驅。蘇聯各族人民領袖的這句話，在全世界所有普通、誠實、進步的人民心中獲得深切的反響。蘇聯將不遺餘力地來順利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三十年來的蘇聯對外政策

魯賓斯坦

一、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歷十一月七日）——這是人類歷史上的轉換的時刻。作爲共產黨及其領袖列甯和斯大林領導下的武裝工人與農民的意志，一個國家制度——蘇維埃國家——這一天在俄羅斯產生了。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誕生，蘇維埃的國家，展開了國際關係上的新的一頁。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列強對外政策的本質與基本原則，縱然目的與方法各異，但它們却是一致的。德，英，法，美，亟力爭取宣告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特殊任務。每一個國家中都提出它們對外政策的學說——一個時候它們可以叫做「歐洲均衡」的政策，另一個時候叫做「汎德意志主義」，而再過一個時候又叫做「門羅主義」。領導對外政策的是各種各樣的人們。英國的勞合喬治和瓦爾夫，美國的威爾遜和勒新。倫敦，東京，華盛頓，柏林，彼得堡，巴黎，到處的政府對外政策都是帝國主義的政策。表面上，故意含糊措辭，傳統的儀禮，備忘錄，議院討論對外政策的這類外交在活動着。但是，這一切造做的詞句，這一切祕密條約與協定的締結，都是爲了托辣斯和辛迪加老闆的利益而造成的。這是分割世界的鬥爭，這是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它在各處都是某一個國家剝削階級內政的繼續。

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根本上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不同，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另外一種社會關係的制度上。蘇聯對外政策的內容，它的目標與任務，它的本質，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比較起來它們完全是另一種的。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制度及其對內對外政策之間，並沒有根本上的原則差別。不久以前，當美國共和黨的活動家史達森同斯大林談話時，他企圖使人相信美國和德國的經濟似乎是互不相同的，斯大林就對史達森解釋他的錯誤。斯大林說：「……美德兩國的政體是有差別的，但是經濟制度沒有差別……」（註一）

蘇聯的經濟制度也好，蘇聯的社會制度也好，根本上和資本主義的不同。蘇聯的對外政策和表現着大獨佔資本家意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私自利格格不入，這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蘇維埃國家里面沒有資本主義的階級。

「你要做於我們有利的事情，」蕭伯納戲劇中的一個人物，大軍火資本家安德馬特對他的兒子，將來的英國國會議員說。

「如果於我們有好處，你就宣戰，而如果對我們適宜，你就保持和平。」

蘇聯沒有安德馬特這類人物，也沒有華爾街的六十家百萬富翁，他們緊扼住美國的命運，也沒有倫敦商界的蠻橫而機靈的大老闆，沒有在法國保持自己優越地位的二百家。蘇聯在自己的政策中是從兩萬萬人民的利益出發，蘇聯人民的利益也正適合着各個國家中勞動者的

基本利益。

雖然蘇聯的社會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之間有根本的差別——但蘇聯過去與現在都力求同這些國家合作。在同法西斯侵略殊死作戰年代中這種合作已經順利實現了，它過去已經實行過，現在和平的年代中也還在實行。不管戰爭煽動家們如何誹謗，蘇聯過去與現在都力主國際間真誠合作。

「爲了合作，」斯大林在同史達森的談話中說，「不必要求各民族有相同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擁護的制度。只有在這條件之下，合作才有可能。」

蘇維埃政策是列甯與斯大林所規定的堅固的原則。對於蘇聯的政府——蘇維埃國家的獨立與光榮，各大小國家的利益與主權，這都是神聖的觀念。在國際會議的圓桌旁邊，蘇聯堅決而澈底地既保衛着本國的利益，也保衛着大小各國平等的原則，殖民地及附屬國家的民族權利。

在國際會議上英勇地保衛着小民族，殖民地和附屬國，而且給它們以協助，這都被蘇聯誠懇而坦白地實行了。這曾引起了東歐，近東，遠東各民族對蘇維埃國家的巨大同情和感謝。蘇聯使各國民族的利益和外國各國的勞動者的基本利益一致，因此，蘇聯的對外政策在全世界的各民族之間引起了這樣積極的反響。在這一點上，也包含着蘇聯政府政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策的基本差別之一。

蘇聯的政策——這首先是一個和平的政策。大家都明白，戰爭用一切貧窮與困苦的艱難首先襲擊着勞動者。資本家階級是掠奪戰爭的真正的罪人，他們所受的戰爭帶來的災禍最小。軍隊是由勞動者補充的，忍受後方的犧牲與困苦的仍是工人，農民，職員，手工業者。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他們既沒有得到紅利，也沒有得到殖民地，而他們却把自己的血給了統治階級作為可怕的進貢。

所以，蘇聯的勞動階級是和平的唯一擁護者。

遠在列甯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宣布的和平文告中，蘇聯政府就聲明了它憧憬着一個正義的民主世界。然而它並不是只把這個口號說說就完事。正義與民主的字眼不是掛在交戰國家各部長的嘴上嗎。

列甯曾經解釋過：「我們反對那些政府的欺騙，它們統統在口頭上大講和平，正義，而事實上在進行掠奪的強盜性的戰爭。」（註二）

已經三十年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不屈不撓地實行着列甯所說的話。黨與政府不斷地使人民明瞭對外政策範圍內所存的任何略為重要的事件。列甯與斯大林在黨大會上和蘇維埃大會上關於國際情勢與蘇聯對外政策所作的報告，揭開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發生的事件的意思。

列甯的文告標誌出了對外政策上的新時代，因為它不僅僅是對着某些政府而發。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數百年來總是擯棄了人民由統治階級去解決，不使人民知道，因為這些問題是違背着人民去解決的。蘇維埃國家不無視具有實際政權的政府，在歷史上它首先信賴着人民。

列甯說過：「各處的政府與人民互相分離着，因此我們應該幫助人民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註三）

列甯的和平文告，鮮明地證實了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實效。

蘇維埃政府在這一文告中聲明廢除沙皇政府與臨時政府的秘密條約，願意在全體人民的面前完全公開地進行和平談判。列甯的文告本身就宣佈了人民的對外政策。

「……爭取和平的鬥爭已經開始。這鬥爭將是艱難而頑強的，」列甯在十月革命最初的幾日說過。而後來的三十年充分地證實了這一句話。

爲了爭取和平，蘇聯政府在三十年的過程中沒有放過一個時機，沒有放過一點可能。在布列斯特和外國軍事干涉時期，它爲爭取和平而鬥爭，同意和普利特簽定條約和參加王子島的會議，懷着這同樣的目的。它參加了熱那亞和海牙的會議。蘇聯和平政策的徹底性及其目標的真誠之最顯明的證明，就是蘇聯爲實現普遍減縮軍備的鬥爭。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在熱那亞宣布的蘇聯宣言，一九二七年裁軍預備委員會上的蘇聯減縮軍備草案，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紐約聯合國組織全體大會上莫洛托夫的建議——這一切都是「一貫的路綫」。明白了國

際聯盟只可以利用作反對法西斯的「小丘」，蘇聯加入國聯，不管它的反蘇的傾向那時已經在十四年的經驗上被證明了。侵略者所決定的不侵犯協約，爭取集體安全的頑強鬥爭，互助協約——蘇聯處處利用着這一切爲和平而戰，在這一鬥爭中的每一個時刻，發現出最適當最可靠的方法。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密爾巴赫遭「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和托洛斯基派挑撥性的暗殺以後，凱撒的德國政府厚顏無恥地向蘇維埃政府提出允許派一大隊武裝的德軍去莫斯科，形式上是「爲保護德國大使館」。當時俄國在軍事方面同威廉二世的德國比較起來是個弱國。然而在蘇維埃政府對德國人的回答中響着鋼鐵一般的堅定。

「……守着工農需要和平的意志，」列甯宣布，「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從來不忘記有一個界限，超出這種界限，甚至於最愛好和平的勞動大眾也將被迫萬衆一心地起而用武裝的巨手保衛自己的國家，而且現在已經在保衛了……」

「像我們會回答過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和英國人在北方的軍事行動那樣，對於這一個步驟我們要回答的正是：加強動員，號召全體的成年工人與農民武裝抵抗。」（註四）

德國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蘇聯政府堅決不搖的立場前面讓步。在以後的年代中，蘇聯政府常常不得不「教訓」資本主義國家如何與蘇維埃國家相處。遠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斯大林曾預先警告協約國的政府，他說：「……「同盟國」馬上就不得不相信俄國「不是中部

非洲」。(註五)

應當回憶一下這一點，在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前夜和開會時期。「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出了一種威脅……」列甯警告英法的那些企圖「壓迫」蘇維埃俄國並使它投降的政治家們說，「從差不多掌握了全世界的同盟國方面，我們看見了砲火一般的威脅。我們不害怕這些威脅。歐洲外交家的各位先生們，請不要忘記這一點。」(註六)

在熱那亞會議上也是這樣。答覆「同盟國」的哀的美敦書的要求時，蘇聯的代表團安閑而平易地說明蘇聯政府爲了同其它各國協商而來參加會議，它注意到，「……有些會組織軍事干涉的外國用一種戰勝者對被戰勝者的聲調拒絕同俄國商談。俄國並沒有被戰勝……任何的協定，如果其中人民的讓步不能對於人民真正有益的利益來補償，它們便是俄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一年之後，英國政府會對蘇聯提了所謂卡遜最後通牒。雖然有着直接的戰爭威脅，蘇聯政府沒有向恐嚇屈服。拒絕哀的美敦書的蘇聯政府的答覆，充滿了價值。這答覆中說道：「哀的美敦書和威脅的方法，不是解決兩國間部分的和次要的誤解的途徑，在這一種途徑上，同蘇維埃共和國樹立正確的關係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註七)

衆所週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國家生活能力最重要的檢查。斯大林說過：「戰爭……冷酷地撕破了遮掩國家，政府，政黨的真正面目的罩布，使它們不帶假面具，不加粉飾地

，帶着它們的一切缺點與價值來登場。」（註八）

評判政黨和它們的政策，評判各國的政府，不要根據政綱，宣言，聲明而要根據它們的事業，它們的活動的結果。斯大林常常提醒這一點。對外政策也應根據結果去評價。

在過去的年代中，包括戰後的兩年，黨與國家政策歷史性檢查的結果如何？

覬覦世界霸權的兩個國家，希特勒德國與日本，現在已經投降而且被打敗了，它們原希望在鎮壓各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上建立自己的政策。大家都知道，連德國的衛星國家也遭受了這一種運命運。

法國，它的統治者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而且正如莫洛托夫曾經指出的，他們害怕自己本國的人民，估低了蘇聯的意義，走到民族的大危難，結果某一個時期曾退出了強國的行列。

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先由邱吉爾政府實行，現在由工黨政府實行，結果削弱了大英帝國。英國已經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小伙伴，而且失去了自己過去獨立性的部分。

美國享受着戰爭勝利的好處，發展自身的擴張。但是，全世界的民主政體都在美國的這一政策中看出了自己生存與自由發展的威脅，在美國的反動派的身上看出了世界霸權的新的僭望者。戰後過去的兩年半已經充分可以看出，美國的擴張政策已在世界大多數不願受新的奴役的人民眼中失掉了信用。

蘇維埃國家在對外政策的領域內帶着完全不同的一種結果迎接自己的三十年。蘇聯曾在

擊潰希特勒德國上起了決定的作用，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敗北，並用自己自我犧牲的鬪爭拯救了現代文明免於滅亡。差不多全部蘇維埃國家的領土過去都被帝國主義者踐踏過，現在已經又團結成一個蘇維埃國家了。

蘇聯在西方，西北方和遠東的疆界比過去更加極其強大地保障着國家的安全。過去北起巴倫支海南迄黑海的反蘇「衛生地帶」曾是對蘇聯的經常威脅，現在已經沒有了。如今蘇聯是同民主的國家接壤，而且蘇聯同這些國家的關係是建立在堅固友誼的基礎上面。

蘇聯從希特勒的羈絆下解放了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協助芬蘭和匈牙利恢復它們的民族獨立，長期地獲得了它們的同情。

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依靠着兩萬萬蘇聯人民的無限而固定的支持。這一支持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便是蘇聯政府從列甯關於國家力量的原則出發。列甯在一九一七年說過：

「只有在國家能以全部國家的力量，驅策人民到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需要的那些地方時，資產階級方認為國家有力。我們對於力量的意見，可就不同。根據我們的意見，國家的力量在於羣衆的覺悟力。當羣衆知道一切，能夠判斷一切，自覺地去幹一切的事情的時候，國家方能算強大。」（註九）

蘇維埃國家政策之有力量，正在於它是兩萬萬蘇聯人的政策。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決定蘇聯的對外政策時說道：「蘇聯在其對外政策中是

倚據於：

(1) 自己的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實力；

(2) 我們蘇維埃社會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

(3) 我們各族人民的友誼；

(4) 自己的紅軍和紅色海軍；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世界各國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勞動者的精神援助；

(7) 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的審慎態度。L (註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也是把自己的對外政策以這些原則為基礎。正如在戰時蘇聯是反法西斯解放戰爭中的先鋒，現在它，在爭取持久與民主的和平，爭取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鞏固與合作。暴露戰爭煽動家的鬥爭中，也是各民主國家的前衛。

蘇聯在它自己戰後全部的對外政策中，希望「建立各國的長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合作……以在恢復被德國人破壞的經濟與文化這一目的上的互相信任與互相幫助為基礎。」(斯大林)。

(註一)：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斯大林與史達森的談話。

(註二)：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列甯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上的演說。

(註三)：同上。

(註四)：『蘇聯對外政策』（俄文版）卷一第一一三頁。

(註五)：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四卷。

(註六)：列甯文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一七一頁。

(註七)：熱那亞會議資料（一九二二年發表）。

(註八)：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斯大林在選民預選會議上的演說。

(註九)：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列甯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於和平文告所作的結論。

(註十)：見斯大林著之『列甯主義問題』。

二、蘇聯對外政策的徹底與誠實

列甯、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和資本主義各國的政策不同之處，是它的徹底，忠實，與原則性。

遠在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時期，著名的美國實業家和新聞記者弗蘭克·凡德利浦，曾經抱怨過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這種特性。

「在達到令人滿意的同俄國人的相互理解的途徑上，最大的障礙之一，」他譏諷地說道，「這便是他們的誠實。他們真正完全相信他們在自各種宣言中說明的立場的正確性。在某種意義上，其它國家的代表則較少誠實。」

「據實直言的傾向表示出了蘇聯外交的特性」，——西歐的進步的歷史家們寫着。卅年來蘇聯一次也沒有離開過原則的路線，一次也沒有逃避過自己担負的責任。它常常是孤獨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把自己在國際條約與協定上的簽字看作一種規則，像德國的首相柏德曼。霍爾維，他認為比利時的中立是「一片紙」而已。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每一頁都證明着這一點。當有些國家「忘却」了自己的義務，打開法西斯侵略的大門時，蘇聯仍然忠守着自己的義務。例如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時期就是這樣，當時蘇聯在國際聯盟中維護阿比西尼亞，而且徹底實行對意大利的經濟制裁，雖然參加國聯的其它各國都對這種制裁怠工。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自己的代理人佛朗哥絞殺與蹂躪西班牙人民的那些年代，也是這個樣子。蘇聯是孤獨的，因為張伯倫和勃魯姆的政府為意德的干涉西班牙開了路。然而蘇聯仍然忠守着國際法的原則，民族援助的原則，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民主，證實了斯大林言論的歷史性的公正：「西班牙從法西斯反動份子的壓迫下求解放不是西班牙人的私事，而是所有前進與進步的人類的共同事業」。

當達拉第和張伯倫違反了英法曾在上面簽字的協定與條約，把捷克斯拉夫送給希特勒的時候，只有蘇聯呼籲去保衛它，根據一九三五年的互助條約繼續完成自己的義務。

當目前美國的反動派及其英國伙伴想偷偷地廢棄在雅爾達和柏林簽立的協定時，蘇聯忠實於克里米亞及柏林兩次會議規定的原則和聯合國組織的憲章，揭發出了國際協定破壞的罪

狀。

這種徹底性——是列寧——斯大林對外政策的不滅的品質。它不會另外一樣，因為蘇聯政府不必在國內要手段和繞圈子，蘇聯國內沒有敵對的階級，存在的是蘇聯人民道德——政治上的團結一致。

蘇聯的對外政策路線，和它的國內政策一樣，永遠是全體蘇聯人民的路綫。

國外的進步人士都明白這一點。

「社論作者的字典里面，」魏維爾利·路特在他的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中說，「有一個形容詞是難免要用在像『蘇聯對外政策』，『斯大林政策』，『俄國政策』這樣的措詞之前的。這個字——就是『不可思議的』。似乎斷定了蘇聯政策是曖昧而難以理解的；當你同它發生關係時，那就只應等待意外的事情；好像在近數年間它沒有依據某種一定的有計劃的路綫似的。』

「事物的對比便是真理，」路特說，「俄國不屈不撓地順着自己的道路要走向自己的目標，經過近數年來震撼世界一切的大事。如果它的行程在局外人看來是易於變化的，那麼這是因為他們是從易於變化的立場上去測量了它……因為並沒有變化，對於『政策上變化』基礎就成了不可思議，這是不足奇怪的。」

左翼工黨黨員西利庫斯也曾經指出來，英國政府對外政策「最可怕的特點」——是他們沒

有任何的對外政策。他們過了一天又一天，用飲鴆止渴的方法把一個危機拖延下去，像網中的魚兒似的，在盲目力量的壓榨機中殘酷地搏鬥着，而這些盲目的力量把他們——和我們——拖向可怕的滅亡。在這個由於偉大戰爭與偉大危機的時代如此猛烈改變了的世界中，老舊的方法將再也不能發生作用的世界中，他們按照着與統治階級的傳統，偏見，自私自利相應的本能去行動。他們不十分明白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他們是毫無計劃地行動着，經過失敗走向恥辱，從恥辱走到不幸，而從不幸又走到結局。」

西利庫斯對英國保守黨政府做了這樣一個分析，但它在某種程度也可以用於工黨內閣，甚至可以用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

至於說到蘇聯的對外政策，那麼它是馬克思——列寧的科學，以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為基礎。社會科學的巨匠，列寧與斯大林，研究出了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的法則性和兩個社會制度存在的特性，並且科學地創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任務與方法。在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詭計背後，在國際舞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背後，斯大林——像從前的列寧一樣——時常看出來隱藏的政治主動力，帝國主義集團的經濟利益，和資本主義具有的根本矛盾。

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給了蘇聯對外政策巨大的力量。過去的三十年充分地證明了列寧的話：「我們計算的比任何時候，比其它的國家，都要更為正確」。

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害怕說出自己政策的目的和企圖的真情實況。因此他們希望可

能時不使人民大眾知道它，而不得不說明它時，就遮掩它，將它塗上些顏色。正如早期的蘇聯文獻之一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外交「充分有理由懼怕白晝的光亮。」

蘇聯的對外政策担负着高尙的任務。列甯曾經說過：「政策上的誠實是力量的結果，政策上的虛偽是脆弱的結果。」和帝國主義者正相反，蘇聯希望國際的關係光明坦白，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蘇聯在國際會議上之維護公開並非徒然無益。莫洛托夫對巴黎和會的參加者而發的不要疑懼輿論的呼籲，蘇聯政府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的建議，以及提供聯合國國家在它國領土上武力的情報的建議案，都值得去回想一下。

蘇聯對外政策的偉大歷史功績，在此它經常而且堅決地揭破帝國主義外交的詭計，虛偽和欺騙。這種虛偽不可以只認爲是帝國主義國家政治家的主觀的素質。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愈深，資產階級的政治及其它的措辭也就愈加虛假，偽善。馬克思百年以前得出的這一個原理，在近數十年中格外地被證實了。這一切要求着蘇聯花費很大的力量去在各國人民大眾的前面去揭露出帝國主義政策的真實本質，而它的作者和實行者却想把它的本質隱藏在關於和平及人民幸福的虔誠的議論，美麗的格言，偽善的嘆息，假意的感激，柔和的空談的背後。

列寧和斯大林曾經揭破了威爾遜掩飾美國帝國主義掠奪計劃的偽善的辭令。稍晚一些時候，斯大林又指出來道斯計劃的作者溫和的空談後面藏着某種強盜的思想。全世界的人民永

遠在自己的心靈中保存着斯大林的感謝，他扯掉了慕尼黑黑份子的假面具，指出法西斯強盜的調停政策，所謂「不干涉政策」，不過是對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法西斯蒂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默許。這是絲毫不必懷疑的，如果沒有這一揭破，那麼愛好自由的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者和在戰爭的年代中將會遇上數不清的障礙。

蘇聯在戰後的年代中也敏銳地注視着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把它們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我們只要去回想一下國際間在斯大林對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國際政治問題的聲明上的反響，戰爭的煽動家——美國的反動派，邱吉爾等人——的真正的企圖在這篇聲明中已經被揭露出來了。

對外政策的問題在蘇聯的出版物中，在共產黨整個的羣衆工作中，都佔着很大的地位。在最尖銳和最緊張的時刻，蘇聯政府常常直接地信賴着人民。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三十年間，布爾什維克黨在政治方面這樣優秀地教育了人民，每一個平常的蘇聯人都熟知國際政治中的事情。外國的觀察家不是徒然斷定蘇聯人的政治水準，他們對世界政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要高得無限。

列寧與斯大林，黨和蘇聯政府，經常把真情實況告訴人民，不論它是可樂與否。

這就是爲什麼在二十年的過程中，列寧與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永遠不變地在蘇聯人的心中得到最熱烈的支持和反響。

不論國內的情況多麼的艱巨，不論外來的威脅多麼嚴重，蘇聯的人民萬衆一心地表明他們完全支持自己政府的對外政策。

在國際干涉和一九二二年就是這樣的，當時帝國主義奴役蘇維埃俄羅斯的計劃曾引起了羣衆集會的浪潮，和特殊的國民投票，表現出人民的意志——永遠不受帝國主義者的奴役，支持政府堅決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獨立的政策。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也是這樣，人民以排山倒海的抗議與憤怒的示威，用募捐建立「哀的美敦空軍大隊」回答了卡遜的最後通牒。

大家都記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對蘇聯人民打擊背信進攻蘇聯的法西斯強盜的歷史性的號召是這樣說的。

斯大林關於國際情勢和蘇聯對外政策的一切演說，在蘇聯的人民中都得倒了那樣熱烈的反響；莫洛托夫在外長會議，巴黎和會，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與聲明也是如此。

蘇聯代表在國際會議的圓桌旁的每一次的演說後面，在蘇聯簽字的每一份外交文件後面，全世界可以聽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兩萬萬公民堅決而一致的聲音。

三、為各民族的平等與獨立而鬥爭

在戰後的年代中，正和戰前一樣，為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而鬥爭又成了蘇聯對外政策的

基礎。

蘇聯政府的這一個計劃，已經展開在斯大林論國際關係重要問題的歷史性的演講和莫洛托夫在聯合國組織全體大會會議及國際會議上的演說中了。

這完全是合理的，蘇聯政府將實踐完成各民族平等原則的任務提在首要的地位，視爲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核心任務。事實上，法西斯的侵略難道不是因爲資本主義強國使弱小國家——捷克，西班牙，阿比西尼亞等——所處的不平等地位更輕而易舉嗎？難道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不是把它們侵略政策放在肯定弱小國家應當服從它們的基礎上。難道剝奪弱小國家的主權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旗號嗎？

一切國家的平等，包括小國在內，可以使任何的侵略，任何的僭望世界霸權都失去立腳的根基。因此，蘇聯堅決而英勇的爲各民族與各國家的平等而戰。

這一種要求，蘇聯認爲是聯合國組織有益活動的主要前提。

「這一國際組織的力量，存在於這樣的一件事實：就是它是建立在各國平等的原則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國家支配其它國家的原則的上面。」斯大林說，「假若聯合國組織將來在維持平等的原則上也是成功的話，那麼，它在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上面，無疑地將要担任一個重大的積極的任務。」（註一）

蘇聯在戰後過去的兩年半當中，受着這一原則的領導，維護了許多國家與民族的獨立與

自主：在歐洲，它保衛了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捷克斯拉夫，意大利，阿爾巴尼亞；在亞洲它保衛了敘利亞，黎巴嫩，伊朗，巴勒斯坦，外約旦，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在非洲它保衛了埃及，阿比西尼亞，西南非洲。

因爲這種原故，各國的爭取平等的鬥爭，對於蘇聯就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蘇聯不是徒然地這樣澈底與不倦地去揭破帝國主義對世界霸權的僭望。這些覬覦世界霸權的計劃不論採用什麼形態，不論它們如何的變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談話針對着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窮兇極惡，時時刻刻揭破他們的真正的企圖和反和平民主的計劃。

大家都記得，斯大林是怎樣揭破了邱吉爾這一個抄襲希特勒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理論的新出現的宣告人：「事實上，邱吉爾先生和他在英美的友人對所有非英語國家發出一個哀的美敦書，顯然說：「你們甘心承認我們的霸權吧，——這樣就可以相安無事。否則，戰爭就不可避免。」」。

「但是，」斯大林接着又說，「許多國家在五年殘酷戰爭當中流血，目的是在各謀祖國的自由獨立，而不是要讓邱吉爾的統治代替希特勒的統治。」（註二）

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指出過，英美提出的所謂「機會均等」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意味着美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們企圖在經濟上奴役小國家，使它們服從英美各大公司的統治。

「在國際生活中存在着兩個直接相反的方法，」莫洛托夫說，「其中之一，久爲人所知

悉的，是壓迫與支配的方法，對於實行這一個方法一切的壓榨手段都是對的。另外一個方法——真的，還未十分通行——是以一切無論大小的國家的平等及合法利益的原則為根據的民主合作方法。」（註三）

不論金元外交塗上了什麼樣的迷彩，不論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他們的幫兇如何動人的撒謊，蘇聯都在警覺地和敏銳地注意着覬覦世界霸權的陰謀，守衛着小國家的利益。

蘇聯的外交剛才揭破了「馬歇爾計劃」的真實的本質，指出這一個計劃的用意在於把歐洲各國變為附屬的國家，而且剝奪掉它們從前的經濟獨立與民族自主以滿足美國。

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巴黎舉行的蘇，英，法三國外長會議上，莫洛托夫解釋馬歇爾計劃與貝文和皮杜爾提出的方案正趨於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特別是那些亟需援助的國家，同時也將使歐洲分裂為兩個國家集團，並且為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利用這個國家去反對另一個國家。蘇聯暴露了「馬歇爾計劃」的真正本質，這是「西歐集團」的分離計劃，道威斯計劃的新版。

蘇聯在馬歇爾計劃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字字都使得反蘇的宣傳狂亂。帝國主義反動派陣營中的文巧們認為蘇聯犯了死罪。但是時間過了不久，事實已經證明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估計是對的，而貝文與皮杜爾兩位先生曾經那樣地贊成馬歇爾計劃，現在却面對着一個犧牲英法及歐洲小國家的歐洲道威斯化的計劃了。

在自己存在的整個時期中，蘇聯澈底爲爭取國際和平而鬥爭。根據着自己爭取持久和平與反對新戰爭威脅的基本願望，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蘇聯曾在聯合國組織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全體大會上提出了普遍減縮軍備的歷史性建議案。這一個建議案包含着減縮軍備的實際目的的明確公式，絕不同普通任何無聊的辭句。

莫洛托夫在全體大會上的演說中，強調着減縮軍備將是對於某些集團的擴張企圖的一個可靠的打擊，他們還沒有十分明白侵略者們在最近的戰爭中可恥滅亡的教訓。莫洛托夫說：「另一方面，我們不應忘記，如有某些國家口頭雖大講和平政策，而事實上不僅不減縮軍備，反而在質與量方面從事增加，那麼人民就有權利懷疑其愛好和平宣言的誠意了。」（註四）

莫洛托夫也強調出了禁止原子武器的特別重要性與首要性，原子武器絕不是國防武器，而是用去破壞與侵佔他國領土的。

蘇聯代表團的建議案遇到了英美反動派的憤恨與不滿。帝國主義份子咬牙切齒地不得不接受蘇聯的建議案，同時又希望使它無效和埋葬起來。然而在各國的人民大眾之間，蘇聯的建議案得到了廣泛而熱烈的反響。全地球上的「普通人民」看出來提出真正同戰爭危險作鬥爭的計劃的正是蘇聯。如果不能清除侵略的根源，在世界上建立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可以明白，對於造成不使德國侵略重演的條件的關懷，便成了蘇聯斯大林對外政策的不

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爲和平的利益而解決德國問題的途徑，在斯大林的清晰的談話中已經被決定了。斯大林回答「星期泰晤士報」的記者惠爾斯時說：「簡單地說一句，蘇聯對德國問題的政策，就在於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行民主化。我想，使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行民主化，便是確立一種鞏固而持久之和平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在德國問題上，蘇聯表現了斯大林對外政策所特有的澈底性。它一步也不離開和英美在克里米亞及柏林會議上一同通過的決議，後來法國也會經加入這些決議。

不論是莫洛托夫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的演說，抑或蘇聯在德國蘇佔領區的實行政策，都滲透着這一種意向。不論談到那一點——賠償問題，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它的肅清納粹化與肅清軍國主義化，德國的軍事潛伏力和管制魯爾，蘇聯在一切的問題上都表示着它在維護柏林會議的決議，不讓英美的帝國主義者們爲了他們進行已久的計劃把西德變成根據地，秘密地恢復德國侵略的根源。

如果丟開西方來看東方，那麼，蘇聯對外政策在這裏也是以盟國共同通過的決議爲基礎，雖然這些決議正在受着美國的怠工。

蘇聯贊成實現莫斯科外長會議對朝鮮問題的決議，力求建立朝鮮全國民主化的條件。蘇聯反對印度尼西亞的戰爭，而贊成印度尼西亞人民自由解放，蘇聯主張英國軍隊自尼羅河盆

地退出，主張埃及人民獨立。

最後，蘇聯堅持日本的民主化，這正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相反，他們希望在自己的庇護下恢復從前的日本，作為美國在東方的憲兵。

樹立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國為這一目的的合作之下才是可能的。因此，所以蘇聯是這一種合作的如此熱烈的擁護者，雖然反動派竭力破壞合作而且力求達到大國家間的分裂。

蘇聯對外政策的高尚目的，鮮明的任務，和直接的途徑，就是這個樣子。

英美的反動派，也像過去其它未獲成功的僭望世界霸權的人們一樣，流露出對蘇聯的仇恨，這是非常簡單明白的。

然而地球上的人民大眾，那些期待持久和平的普通人們，他們盼望在民主與民族獨立的原則上建立自己的生活，而不願受金元大資本家的奴役，這些普通的人們感謝蘇維埃國家和它的對外政策。

當然，英美的反動份子們非常願意回到蘇聯在國際舞台上被隔絕的那個老舊的時代。在那些年代，他們多麼容易互相締結協定，犧牲小國家，犧牲其它的民族。二十年以前，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就曾經說過，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新戰爭煽動家的絆腳石。

目前，帝國主義者更是困難無比了。莫洛托夫說過：「現在，沒有蘇聯的參加，或者不來聽取我們祖國的意見，就不能夠解決嚴重的國際問題。斯大林同志的參加，被認為是順利

解決國際複雜的担保。

不論帝國主義的反動派張起任何反蘇謊言與誹謗的烟幕，人民大眾靠了三十年的經驗，知道「在保衛和平與安全的事業上只可以信賴蘇聯」。（莫洛托夫）

過去的三十年間，蘇聯對外政策的道路是荊棘滿途而且艱難崎嶇的。要詳細地敘述蘇聯的澈底和平政策，說明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份子的無數反蘇計劃，可以寫成幾大卷的書籍。

從一九一九年王子島會議的計劃到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專家」計劃，「汎歐洲計劃」，反蘇「十字軍」計劃，一直到英美反動派孤立與削弱蘇聯的現代計劃，這都是一貫的。

只有列甯的天才能够奠定了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礎，預定了它的路途。只有斯大林的天才能够失去列寧後的將近二十五年的過程中，在狂風暴雨裏面繼續沿着列寧的道路進行蘇聯的對外政策，經過了敵人置在水中的暗礁與岩石，拋開一切障礙把國家領導到國際舞台上的歷史性的成功。

斯大林分析國際關係的天才技巧，决定了它的敏銳的觀察，以及它們發展的傾向，前途，路線的科學預見。斯大林教訓蘇聯的外交把最大的靈活性同堅定與澈底結合在一起，教訓它要去不倦不息地爲實現偉大的任務而鬥爭，爲了鞏固和平，爲了加強社會主義的國際地位，一分鐘也不要失去，一點可能也不要放過。

遠在一九一八年，列寧發覺了國際地位的不鞏固，他便注意到爲了明晰地決定自己的任務，蘇維埃政權需要如何的細心，慎重，如何的堅忍與冷靜。

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充分表現了這些品質。它從來不承認挑撥，它馬上就猜出了敵人的念頭，立刻使他們狡滑的詭計失常。它增加了蘇維埃國家的友人，遵照着走自己的道路，不向誘惑與恐嚇屈服。

二十五年以前，在蘇聯第一次大會上，斯大林說過：「蘇維埃政權不僅想着存在的問題，也在想着怎樣發展成一個重大的國際力量，能够在國際的環境中起作用，能够爲了勞動者們的利益去改變它。」

蘇聯之成爲正是這樣的一種力量，蘇維埃國家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把這一點歸功於斯大林的領導。

依靠着各民族的全體的支持，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被一切進步人類的熱烈同情圍繞着，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走向新的勝利，和平，進步與民主的勝利。

(註一)：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斯大林答美國聯合社記者艾迪·基爾摩所提出的問題。

(註二)：一九四六年三月，斯大林關於邱吉爾的演說答真理報記者。

(註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和會上關於多瑙河與經濟問題的演說。

(註四)：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莫洛托夫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關於蘇聯與國際合作的演說。

蘇聯對外政策的民主原則

I·列明

——爲十月革命三十週年而作——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國際關係方面開展了新的時代。

在這時以前，帝國主義完全統治着全世界。帝國主義在對外政策方面是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是反動與民族壓迫的加強，瘋狂競爭佔領別國的領土與殖民地，使大多數弱小民族受列強的統治，極端強化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發展不平衡性，及週期性的破壞平衡，以及爲瓜分已經分割過的世界而進行的世界戰爭。

自從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以後，蘇維埃國家的正義的進步的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就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反動的對外政策對立起來。蘇聯對外政策一開始就趨向於把許多民族從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與踐踏下解救出來，建立民主的和平，和國際舞台上援助一切進步的民主的力量，取消秘密外交，放棄一切強迫的奴役的與不平等的條約。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礎，是在於趨向和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第二天，蘇維埃政府就頒佈「和平法令」，向一切參戰國家提議：締結民主的正義的和平。和平政策對於蘇維埃國家並不是什麼偶然渡過的現象，它與蘇維埃主義制度發生肌肉相合的關係，正如掠奪，佔領與戰爭的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是一樣的。

蘇維埃國家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但人民不希望戰爭，他們希望和平。蘇維埃國家所關心的是盡量發展國家的生產力，與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通常都是與侵略戰爭，掠奪鄰國及向鄰國取得賠償（例如德國）相連的，或者與掠奪及剝削殖民地相連的（例如英國）。蘇維埃國家找到了自己的特殊的工業化的道路，而且是與對外擴張不相關連的。蘇聯利用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內在可能性，在不到二十年的和平時間內，就變為強大的工業國家與最前進的農業國家。和平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先決條件。

現在蘇聯人民在自己前面提出了輝煌的自相鼓勵的目標——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爲了這一目的，自然首先就需要和平。即在戰後時期的條件下，蘇聯自然也要一貫的繼續施行正義的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對選民演說曾經指出，蘇聯愛好和平的政策並不是什麼過渡的現象，它是由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現實需要中產生的，它是由我國人民希望最快的提高自己物質幸福以及蘇聯人特別要求建立自己的新文明的與社會主義的生活中產生的，它是由蘇聯人民深刻相信，假若侵略者仍然被鍊子繫着的時候蘇聯可以順利的解決這一切任務的信心中產生的。

蘇聯對外政策是根據平等與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以及尊重一切國家與大小民族的權利，主權及獨立爲原則的。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民族與殖民地的壓迫，忽視弱小民族的

權利與主權，乃是國際關係的普通法則。蘇維埃國家就自動放棄了那些由沙皇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加之於東方落後的附庸國家——土耳其，波斯，中國——的一切強迫的不平等的條約。蘇聯對外政策的這些良善的原則，曾經包括在列甯與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告俄國與東方回教勞動者書中，以及其他對外政策的文件中，尤其是包括在後來與中國，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所簽訂的條約中。

蘇聯自從建國以來，就堅持一切民族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並且企圖保障各民族 的權利永久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暗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關於保護弱小民族——法西斯侵略的首先犧牲者——的權利與利益的問題，是與建立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戰線及防止行將到來的戰禍問題是分不開的。

歷史不會忘記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列強的領袖，在日益增長的法西斯侵略面前所表現的可恥的懦弱的卑鄙行爲，也不會忘記這般領袖如何叛變和出賣阿比西尼亞，中國，西班牙，捷克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如何以共同和平的利益做交易，如何挑撥反蘇聯的戰爭，和如何以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開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水壩。

歷史不會忘記蘇聯對外政策的善良的與氣量宏大的行動，來促成集體保障和平，避免行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英勇的防護中國，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的利益，當後者業已遭受法西斯侵略者襲擊的時候。和蘇聯對於捷克斯拉夫忠實執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努

力建設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戰綫。

在戰後時期的條件下，蘇聯仍繼續堅守愛好和平國家平等合作的原則，並且主張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都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蘇聯堅決的反對一切民族的和種族的歧視，他支持一切殖民地人民有完全的而非表面的合法權利。

蘇聯自己並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也不把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社會制度加之於其他任何國家。列甯與斯大林始終堅決否定一切與「推動革命」和「輸出革命」有關的理論。選擇對於自己合適的國家與經濟制度，乃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同時蘇聯又努力保衛各民族不受外國反動派對其內政的干涉，希臘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種類似的干涉，可以達到怎樣的結果，——這種干涉已經挑起了國內戰爭，幫助了法西斯主義。在戰後世界中造成了混亂與不安的區域。現今新法統主義的觀點，就是支持一切舊的反動的業已破產的為人民痛恨或已為人民消滅的統治，是不能成為鞏固和平的實際政策的基礎的。

蘇聯對外政策是唯一的根據科學基礎和正確考驗過的，關於社會發展法則的知識的政策。這就使蘇聯外交不僅能正確分析現狀，而且能預見事變的進程，瞭解事件在將來將如何發展。列寧與斯大林已給了科學解決國際關係與蘇聯對外政策問題的優良榜樣。我們可以引舉許多歷史例子，表明列寧——斯大林的科學預見的力量；如列寧估計凡爾賽制度是一種腐朽的，動搖的與不穩定的制度；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預言資本主義穩定的破壞與恐慌到來的必然

性，以及資產階級將在戰爭道路上尋找恐懼的出路。在世界經濟恐慌開始襲擊的時候，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的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之報告，就預言反動集團將在國內法西斯化與國外進行戰爭及干涉的道路上尋找恐懼的出路。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更加肯定指出：「現在是在走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斯大林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同一報告中，具體分析自稱爲高等種族的德國帝國主義者所提出的各種戰爭計劃時，會經憶及古代羅馬的命運，後者曾把其他民族當着野蠻人加以虐待，但結果還是被反對他的聯合民族，以雷霆萬鈞之力把他推翻了：因此當時蘇聯國家領袖問道：「現在的高等民族代表的野心，不會獲得同樣悲慘結果的保證，又在那裏呢。」目下若干覬覦世界霸權的新野心家們，也自稱爲「高等種族」，不妨回憶這一個已經兌現的預言。

蘇聯對外政策是公開的，忠實的，有原則的與一貫的政策。……它代表蘇聯人民與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與願望。公布沙皇締結的祕密的帝國主義條約就是蘇聯外交初步行動之一。蘇聯國家不需向世界輿論作任何隱瞞，因爲它所追求的是正義的良善的目的。蘇聯外交的語言是與事實不相違背的，深刻尊重國際義務，忠守自己的諾言，是蘇聯對外政策基本特點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年代，以及戰爭過程中，愛好自由的人民已經相信了蘇聯所代表的偉大力量，和這種力量是用於保護愛好自由人民之權利，以及保證世界和平與安全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是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個決定的軍事力量。在三年期間，蘇聯是一國和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者作戰的。德國武裝力量與軍事努力的五分之四都是用來對付蘇聯。甚至於在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以後。德國三分之二以上的武力與軍事努力還是集中東方，反對蘇聯。蘇聯以反法西斯聯盟的利益及加速勝利的任務為前提，曾要求組織歐洲第二戰場，把英、蘇、美，三國聯盟的一切資源都動員起來。但是英美統治階層對於這一問題是採取了另一種態度。第二戰場僅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才開闢，也就是在希特勒德國的命運已被蘇聯武裝的輝煌勝利所決定，以及在紅軍已能自己佔領全部德國和解放法國的時候才開闢。蘇聯成了反法西斯聯盟的主導政治力量。蘇聯加入戰爭，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質。同蘇德戰場上展開的偉大戰鬥比較起來，先前的事變不過只是一個插曲而已。在一切愛好自由人民的眼中，蘇聯的戰爭是最完全實現了，法西斯的解放的戰爭性質，並且是戰爭的正義民主目的的保證。

蘇聯是為完全不折不扣的戰勝敵人而鬥爭，對抗一切反動的，慕尼黑的，半法西斯集團，後者企圖與法西斯侵略者建立關係，並為他們達到妥協的和平。蘇聯堅決固定的堅持主要法西斯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的口號。

蘇聯光榮的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拯救歐洲與世界文明不受法西斯毀滅的救星。

國際反動派的黑暗力量企圖曲解和混淆蘇聯對外政策的真正善良目的。反蘇聯謾罵家製

造關於「鐵幕」，關於「莫斯科怪物」和蘇聯似有「不明顯的」，「秘密的」企圖的神話。他們是按照「譏謗，譏謗不留餘地」的原則來幹的。不過這種譏謗已有很久的歷史。我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及在戰爭時期也曾經聽到過關於蘇聯政策秘密性的談論。一切事變證明蘇聯只追求一個目標：那就是和平與安全。他現在也還是爲一切人民追求鞏固的，民主的戰後秩序以及和平與安全。

蘇聯是以各種社會經濟制度必須合作與共有的事實爲出發點。蘇聯以國際合作的政策對抗造成思想同盟的政策。蘇聯認爲思想與社會制度的分歧，對於各國廣泛的多方面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合作，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阻礙。斯大林在最近時期有好幾次討論這一個目前國際政治的主要問題。斯大林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與史達森談話時，曾經指出：蘇聯是站在兩種經濟制度能夠和願意合作的觀點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合作的可能性，而這種經驗也可以運用於和平時期。斯大林指出這種合作應該根據尊重人民所選擇的和批准的制度，讓歷史指出什麼制度是較好的。

資產階級評論家企圖把斯大林這一聲明看做蘇聯對外政策過去原則的修改。當斯大林與史達森談話時，會非偶然的引證列甯的話，說列甯會首先說明關於兩種制度合作的思想。列甯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在其致美國工人的一封信中，曾經指出：「將來會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存在的時期」。同時他希望，在兩種制度之間建立最廣泛的經濟合作。斯大林在一

九二七年聯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也曾指出：「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基礎，是在允許兩種相反制度的共存」。

各種社會政治制度合作的原則，曾在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鬥爭時期成功的實現過。這種合作並不僅限於軍事方面，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和平時期也可能成爲很好的有希望的和有利的顧客。特別是由於蘇聯經濟並不依賴世界資本主義的行市而變化。因此，在和平時期，就有一切發展和平的可能性。祇是必須有合作的志願。思想上的差別並不妨礙這種合作。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回答惠爾斯問題時，曾經指出蘇聯繼續發展到共產主義時「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僅不會減少，甚至還可以增加」。

根據允許各種社會制度共存而形成的國際合作的現實聰明的綱領，一方面已經獲得世界各國進步民主階層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獲得溫和的資本主義集團的贊助，因爲他們有興趣與蘇聯發生互惠的商業關係，而不傾向於冒險的對外政策。

蘇聯在聯合國組織中，正在保護正義的平等合作的原則。在最近時期，有一些企圖要來動搖甚至破壞國際安全組織所賴以建立的基礎，特別是若干帝國主義集團對於大國一致原則，所謂「否決權」會給以殘酷的攻擊。但是這個原則正包含大國一致與協調，方可保證國際安全組織的有效性，促成各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組織以內的合作，並預防這種組織不致變爲任何強國或強國集團把自己意志強迫加之於其餘聯合國會員的工具。

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競爭，強盜的「原子外交」，和以戰爭威脅恐嚇人民，蘇聯就以爭取消滅和禁止原子武器，大大裁軍，停止外國武力毫無理由的佔領他國基地和他國的領土，以及建立共同安全的現實先決條件，與之對抗。

新世界戰爭的宣傳家用自己的尺度來量一切事物，企圖解釋蘇聯這種正義的政策是什麼暫時應付的意見，或者是蘇聯國家一種狹隘的民族動機，這不過是一種陳腐的解釋，這種解釋可以回憶到國際聯盟時代，當時蘇聯提出完全的或者大部份的裁軍計劃，曾遇到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抵抗和怠工。蘇聯關於禁止原子武器及裁軍等等的提議，正適合全世界千百萬人士的希望。不是突然的，這些提議曾獲得廣大的國際反響。

蘇聯在戰後年代，一貫堅持建立鞏固的民主的與正義和平的事業。這種和平對於反對新侵略的產生包括有堅強的保證。這些原則，蘇聯外交家與德國過去在歐洲的同盟國家締結和約的時候，曾加以堅持。大家知道若干強國曾經企圖利用和平調整，作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壓迫東歐國家的工具，以便新民主國家的反動力量積極行動起來，並替舊政權的復辟掃清道路。這種進攻，被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共同努力反擊敗了。

蘇聯在解決德國問題的時候，堅決主張德國必須解除武裝，實行賠償計劃，一方面依賴拆除機器，另一方面依賴現時的生產品，並為德國的和平工業擴大一切可能性，盡力促成國家的真正民主化，尤其要採用取消獨佔資本和實行土地改革的方法。蘇聯認為關於德國統一

的問題，應由德國人民自己解決，因為強迫的聯邦化，或者分裂德國，在德國復仇派的手中，將成爲有力的政治武器——就是成爲爭取恢復德國統一的一動機。

蘇聯要求與日本締結和約，以及與和約有關的一切問題，也應該根據有關的同盟強國平等合作之基礎，以及鞏固的民主和平和安全的利益來實現的。

國際的反動派正在猖獗感覺自己的立足點已經動搖，新的世界戰爭挑撥者正在發揮瘋狂行動。這就要求和平的一切友人必須提高警惕，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陰謀。和平的友人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有更大的能力。

所有國家的頭腦簡單的人民都不想有新戰爭，當權的資本主義集團現在不得不多少顧及到他們，所以蘇聯最高蘇維埃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關於廢除死刑的命令，曾經指出：「和平事業可以認爲長久時期內已有保證，雖然侵略份子仍然企圖挑撥戰爭」。

蘇聯對外政策便是如此。這是國際舞台上最偉大的進步力量。蘇聯在國際關係方面，堅持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宣佈的一切善良原則。揭穿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的卑鄙計劃，並堅持和平事業及共同安全與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合作事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5598

